

晞露集

繆崇羣作

北平南新華街

星雲堂書店出版

晞露集

繆崇羣作

北平南新華街

星雲堂書店出版

一九三三年二月初版

1—1000

版權所有

實價三角

晞露集序

崇羣的晞露集就要出版了，然而他却又因為父親的故去，環境陡然起了變化。他的剛剛調養得有了起色的身體，在差不多快到兩月了的一個黃昏，他同廣湘來看我的時候，我覺得似乎又有些衰弱了。自從那天他同廣湘走後，我有時總不免於耽心他的病的，然而他所處的環境至於這樣的可怕，我却還不曾想像得到。據他最近的來信說，他已經因為家庭的糾紛，作了兩個人的被告了，『世間的黑暗，真是怕人，使人氣絕，痛絕！』所以，他說他又

要『如前次那樣離開這裡！』

啊，說到崇羣前次的離開北平，這已經已三四年以前的事了。他爲甚麼忽然那樣匆忙地去到一個並不適宜於他的地方的原因，我是不大知道的，但是因爲他的走，我當時却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悲哀與悵惘。

我同崇羣的認識，完全是偶然的遇合，而且見面的機會是那樣的少的。不過，在我一篇一篇讀到他的，就是這本集子內的文章時，想到他的生活的孤獨與心情的寂寞時，總覺得他是那樣地令人愛慕。我是總有一種偏見的，覺得人與文章就不能分開。尤其對於同時代的人，無論他的文章是怎樣的自以爲高明罷，而其人既根本無足取，那就使人更加討厭而已。而且，我以爲文章應該完全是內心的真實的表現，所以，隨處都是個人的自傳與自白的，誇張自然無聊，遮掩也有失本色；所謂天才，應該不是生來就會舞文弄墨，拈起筆來，五花八門，而是天性的純厚，有所謂真情的，固然因爲歷練與經驗的關係，有的不免失之於露骨，有的則渾

然不著形迹。所以，就是向來不肯動筆的人，我也很有把握似地相信他一定能以寫好文章，只要有了方便，有了相當的練習。歷來，所謂純真的或者可以說是真正天才的藝術家，只是相向默然，了然於懷，不曾留下甚麼，而因此湮沒無聞以終其生的，一定很多。至於具備了這樣的根本條件了，不但人是可以愛慕，一旦著為文章了，就更令人感到一種真實的喜悅與悲哀。我認為崇羣的人與文章就是屬於這一種的。在這一冊薄薄的集子裏，從紅菊，童年之友，以至於野村君，守歲燭，篇篇都是那樣地令人喜歡，甚至於表現作者短處的地方都是可愛的。讀起來，有時使人悽楚，有時使人悲愴，隨處都是一種酸辛的滋味，然而却彷彿銜着青果一般，使人覺得這樣的作者的心情與性格，這樣的一去不返的童年，這樣一絲絲一縷縷帶着傷痕與血跡的過去，都是回甘一般的使人於悽楚中感到一種慰安，於寂寞中感到一種充實了的。假使生活真像是露水的話，而作者的過去的生活並不會像露水一般地晞去了，反如露珠一般在這裏存在

着，這好像一枝經雨的梨花罷，在涼宵淡月下，於踟躕掃情留之餘，疎影正自風流呢！這中間是沒有高山與長江的，而空谷幽蘭一般地孤芳自賞，遠勝於招風惹草者的浪費筆墨多了。這也許是不合時宜的迂腐話罷，我却是牢牢地這樣認定着。執着一枝彩筆，在生活裡，任意塗上顏色，繪成花樣的，這只是熱鬧一時而已，等到事過境遷，頭腦並不昏沉的時候，稍一回想，實在不如於寂寞中領略一點人生的真味，於悽苦中認識一下自己的面目為更有意義。像崇羣這樣於飄來飄去的不安定的生活中，在悽楚與孤獨的心情下，而且他的體質是那樣地不耐風霜，有時候是完全在嘔着心血地，一篇一篇地寫着他的文章，這真正是值得愛慕的呢。而且也只有像這樣，丟開了人世的享樂，拋棄了物質的追求，認定了自己，將心血完全塗在紙上的，這才是現下所最需要的真正的藝術的道路。像莎士比亞那樣，駕着一葉扁舟，在人生的海裡，無論是甚樣的驚濤駭浪，無論是怎樣地委婉曲折，始終唱着凱歌的，這正是所謂海上的仙山，可望而不可及

了。近因重讀崇羣的文章，並且感念他的生活與心情，聊書所見如此。

二十一年一月，楊晦

目 次

序.....	楊晦
紅菊.....	1
童年之友.....	11
曼青娘娘.....	19
芸姊.....	27
韓學監.....	45
楸之寮.....	57
野村君.....	65
鷄鳴時刻.....	77
苦別.....	85
守歲燭.....	95
舊夢.....	103

2

目

次

紅 菊

紅菊，是我們早年的一個使女，母親把她從家鄉的清節堂裏接出來的時候，她大約才十五歲。她沒有父母和親戚，雖然有一個哥哥，可是終日在城門洞裏走來踱去的，差不多和乞丐一樣了，有時他們遇着，他也僅只用一種奇異而嫉恨的眼光瞟着他的弱妹罷了。這都是紅菊後來告訴我的。

她在故鄉不到半年，便隨着我們同到北方來，我們家裏，除了我哥哥嫌厭她以外，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。弟弟是她從幼看護大了的；直到我們一同

進了初小，還要靠她早晚地接送。她真是不怕嘮叨，在學校和家裏相隔的這一段路上，總是把她講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故事，翻來覆去地說給我們。有時，領我們跑一陣，跳一陣，她說那是她從學校裏看來的體操。

每個星期裏，逢到我們有唱歌班的時候，她總是趁着未散班之先，悄悄坐在學校的門道裏靜聽去。

有一次，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，她接我回家，走到中途的時候：

『再走幾步就到了，你不是認識麼？這一帶沒有狗，你先回去好了。』她攆着我的手說。

『你呢？是買菜去麼？』

『不，你先回去好了，我到緊北緊北頭去。』她已經紅了眼圈。

『還是一陣回去罷，那裏你又沒有去過。』

『不管去過沒去過，我從此不回家了。你哥哥今天打了我，氣還沒出够哩。』

我沒有話說，我已經隨她走出離家很遠的地

方了。這條路上，有一條很長的溝渠，沿溝都是種的楊槐與荊棘，那時大約已經是初夏了，蟬的嘶聲慄慄地。我越走越惶懼起來；童年時代，除了自己的家以外的地方，恐怕都是獸林與危谷那般可怕。

『紅姐姐，我們一同回去罷。』我總是牽着她的衣襟央求着。

她終於把我引回我們家的路口。漲着眼淚分別了。

在童年史上，那是我最初感到離別痛苦的一次，後來我每逢走到那條路上，看見那裏的溝渠，槐樹與荊棘，我便禁不住地要嚮往到那日的哀戚了——直到如今，還沒有變更的。

當晚父親打電話詢問警署裏，知道那裏截留着一個衣服襤褸的女子。

第二天早晨，紅菊便又被人送回來了。她儘自坐在廚房裏啜泣，很久很久也沒有一個人去過問她。

雖然過了多日，我們差不多都把這件事忘記

了，但她還沒有褪去那一種不自然而且羞澀的表情，直等她又和我唱歌或歡舞起來，我才揣想她或者已經恢復了從前的心情了。

『紅姐姐，那次你儘往北走，你不害怕麼？』

『你問他作什麼呢？』

『我要問哩，我想知道你怎麼那樣大膽子。』

『要是我膽子果真大，也就不會被人攔住了。

那天我一壁走一壁哭，我想只有走出城去這一條路。但明明知道城外儘是荒地和坟圈子，並沒有一個投奔的所在。自己的足步走得非常慢，薄暮時走到城門，便被一個生人攔住了，他盤問我到什麼地方去，我回答不出來……假如我膽子再大一點呢？……』

隔了一個暑假，哥哥進中學了，他從此寄宿在學校裏，沒有再和紅菊作對的人了。

紅菊過了不久，便嫁給了一個印刷公司裏的技師。

她此後衣服整齊了，面龐也紅潤了，她頓時便

成了一個美麗娟秀的少婦了。

那時我不過十一二歲的光景，我已經知道和美麗的女性走在一起是光榮而且可以自傲的了。每次出去，我總喜歡和紅菊坐一個車子，我坐在她的身上。

逢到假期，我一定要約着弟弟一同到紅菊家裏去的——其實弟弟更願意去。她們住在南城外邊很遠很遠的地方，那裏差不多和村莊一樣：有蜿蜒的土路，一叢叢的坟墓；還有響得怕人的楊樹。

她們家裏一切都有的，還有一隻并不抓人的小貓。那時我和弟弟都有「洋畫」癖，紅菊的丈夫吃煙最多，於是他能儘量地供給我們，我們自然更加喜歡滿足了。

在家吃到瓜菓便吵架的我們，一到紅菊那裏便吃不下去了。譬如罷，一個比我們肚子大幾倍的西瓜，只讓我和弟弟兩個人吃，那時，除了抱怨自己小肚子以外，實在沒有方法將那一個大瓜吞併下去。

夏天的晚間，月亮已經昇到楊樹的梢頭，紅菊

常常攜着我們的手兒在她們住所的附近散步。有時她還跑到人家田地裏爲我們摘那玉蜀黍上的鬍穗子；或捲起一個草葉子當口哨吹牠——吹響了之後便給我們。她還能把她在我們小學門道裏學來的歌兒，唱給我們聽。

靜靜的郊野，樹葉有時被風吹得刷刷地怕人，雖然能夠鼓着勇氣忍耐下去，不過如果聽見無論多遠的地方有一聲犬吠，那麼立刻就要把她的衣襟握得緊緊的了。

郊野雖不幽暗，有着清淡的月光照着，我們那一種恐怖心理的發生，恐怕正是因爲有月光罷。有了月光，才襯托出深林裏黑黝黝的陰處可怕；有了月光，才看出來路旁有大的小的墓塚和石碣。

『有鬼罷？……』我想問又不敢問出來，只是把身子靠得紅菊更緊些了。

『不怕的，有我呢。』她好像測透了我的心意，隨着使用一隻胳膊搭在我的肩上，我真地不怕了，彷彿還更安坦。

紅菊嫁了多時，溫淑的性情沒有改，容貌是一

天比一天地光澤美麗了。膽量，也許比從前增加了不少吧？這是我陰自的觀察。

兩年過後了，我已經升到高二，暑假裏便聽見紅菊因為生產而害病了。母親特意騰出一間房子來，把她接到我們家裏來住。

她的孩兒也是一個病質的，鎮日地沒有什麼聲息。我每次走到她的房裏，都是覺得陰森森的。除了母親還常常坐在她的床頭之外，祇有小窗格裏透進的一塊陽光或月光伴着她罷了。母親確是越來越和她親暱了。

紅菊後來和我談起話來時候，開首總是這麼一句引子：

『你已經漸漸大了，你慢慢地就會懂得人事了……』

有一次，她也是先說完了那句引子，接着氣喘喘地說：

『……娘恩真是不易報的；我產了一生，便病得起不來身了……』

又有過一次：

『你是漸漸懂得人事的了；一個男子到了歲數，大概都是喜歡沾花惹草的。你將來長成了，千萬地不要學你父親哩。你母親常常對我說，可惜她沒有一個女兒，就是怎樣地含酸茹苦，也沒有一個可以向他吐訴的人。我真悔我早嫁了，不然我永遠伴着她，也不致有了今日的痛苦……』

深秋的時候，她終於死了，愛我們的紅菊姐，便不能在世界的任何一處尋到了！

聽說當她臨終的時候，她的丈夫曾握着她的手說：

『你去麼？！你去麼？！我終生不會再娶了！』

紅菊姐只是露着齒，微微地笑了一笑。

她的孩兒，也早在她的死前死去了。

她的短短的生命終止了。在她過去的短短生命中：做了我們的奴隸，又做了她丈夫的奴隸。

是紅菊死後的十年了——去年的冬天。窗外落着掌大的白雪，蓋滿了院裏的一切，房裏雖沒有

燈火，雪光卻已慘白的映着四壁了。

父親很晚地才回來，他說他是弔唁去的。

死者不是一個生人，那正是紅菊的原初的丈夫——印刷公司裏的那個技師。

父親說，未亡人哭得很慘地，穿着滿身的喪服，還有一個三四歲的孩子繞着膝邊。

唉，我不知道在紅菊姐的墓畔，是不是要添上一堆新土？

窗外的雪，還是紛飛着，我不知道在這已經被雪蓋白了的淒涼的故都裏，何處去尋着紅菊姐的坟墓，讓我放聲地號哭！

一九二九。夏日。

童年之友

十年來徘徊在她們的門外，那槐蔭下的大門？幾乎在我的眼裡映過上千的次數了；然而，我所渴望的人，我童年的友伴，終於沒有邂逅過一次。

這大約是人間的通性，一個病在床上的老人，他會想到許許多多故鄉的土產，雖然這些土產就是蘿蔔，青菜或芋頭……同樣的一個思春期的青年，他無論怎樣憧憬着錦般的未來，神般的偶像，但他決不會忘記了他的童年的友伴。童年的友伴，好像距他最近，也了解他最深似的。

童年恐怕才是人生的故鄉，童年所經過的每

椿事，就好像是故鄉裡所生的每種土產了。

誰都禁不住地要繫念他的故鄉與土產，但誰能夠回到他「人生」的故鄉，在那里還採集着土產呢？……

回想，惟有回想了；也正如同紙上的畫餅與梅子：充不了饑腸，也止不住口渴。

敏，她是我童年的惟一的友伴，她比我小兩歲，從六七歲我們便在一起了。那時我們的家也在那槐蔭下的大門裏。大門裏有三個院子，我們住在最前邊，她們住在最後邊；中間隔着一個花園，花園的前邊還住着一位史太太。史太太也有一個女兒，她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。

弟弟那時是紅菊姊帶着，能夠單獨在一起玩的只有我和敏和史家的姑娘三個人。不過史家的姑娘也和我們不很好的，因為我和敏時常冷待她。我們玩的時候，不在後院，便在前院，史太太那里我們是很少去的。不過有時候敏和我鬧惱了，她偏偏喜歡到史太太廊子上的柱前去哭，用袖子把眼睛拭得通紅的，好像要宣示給人家，她實在受了我

的委屈

她每逢哭了，史太太便揭開簾子趁機地說：

『我叫你不要和他玩罷？男孩子總是會欺負人的；姑娘和姑娘在一起玩，再也不會打起來。』

假使當時我的母親或她的母親出來訊問，史太太又這樣地說了：

『大人們真不能爲孩子勸架，好起來是她們，惱起來也是他們。香的時候就恨不得穿一條連襠褲，臭了比狗屎還臭……』

接着便是史太太張着金牙的嘴大笑。

其實，我從來沒有欺負過她，每次哭，大約都是因爲她要撒嬌，有幾次她在史太太的廊子上哭，我趁着沒有人出來的時候悄悄拉她幾把，她便又帶着鼻涕笑了。

『一哭一笑，小貓上吊。』我把右手的食指，放在鼻上羞她。

她跑了，我知道風波平靜了。她跑到花園，我便也跟到花園，在花園裏，我們又重新是一對親密的伴侶了。

那時候的敏，在我眼裏真是一個最美麗的仙子了。她一笑，我的世界就是陽春駘蕩；她一哭，我的世界頓時又變得苦雨淒風了。最有趣的，莫過於她嬌嗔我了，她以爲我怕她，其實我儘蹲在一邊看她那對烏黑渾圓發亮的眸子。她支持的時間愈長，我感到的快活也彷彿愈濃似的。

真地，我每逢回想到童年的時候的奇怪的性格，我臉上便禁不住地要頻頻發燒了。在女性的面前，我從來不以那些裝出的騎士或英雄的风度爲榮；就是被她們虐待着，壓迫着，在我也並不以爲恥辱。童年，我或者被敏罵過，唾過，也許還被她打過，但在我的身上，絲毫不曾留下一點傷痕。我真是懊悔，我如果留着那種傷痕，我是怎樣地感着酥癢而快活的呵！

從六七歲一直到十三四，我們雙雙的足跡，大概已經把那個偌大的花園踏遍了，或者重複了又重複罷。年齡漸漸大了，跳着跑着的遊戲，也漸漸稀少了。後來我們常常默默坐在廊下或窗前，翻閱圖畫冊子，或者讀一些淺近的童話。

記得我有一次曾在她面前誇耀過我在小學展覽會裏的成績，她有一次也給我說過一個她最得意的故事。那故事我到如今還記得的，大意是當初有過一個鞋匠，他一次用鞋底擊過十個蒼蠅，他的綽號是：嬉嬉哈哈，一擊十個。

當着我們眼光碰到一起，或者并坐着覺得彼此的肩背已經靠得溫暖了的時候，我們便又不好意思地離開了。莫非那時已經有了一個‘魔’，不時地拖我們相親，不時地又用力把我們分離麼？

.....

我們的家，已經從她們那裏遷出十多年了。在這十多年裡，我和敏的天地，幾乎完全隔絕了；雖然我們還是同在一個城圈裡，相隔不遠的。

母親在的時候，還有時談起敏，又提到我的婚姻。母親去世之後，只有我一個人，在夜深時，孤獨地，輾轉着繫念她了，白日裡。每一興奮起來，便要跑到她們的門前去，我想進去會她，我沒有勇氣；我想等待着和她一見，也總沒有那麼一次相巧的機會。我默默地在她的門前徘徊，我的心，似

乎比那槐蔭還更陰沉……

前年的秋天，聽說敏的母親病重了，於是鼓着我的勇氣，我便親自到那槐蔭下的大門裏探問她們了。

我兩手虔誠地捧着我那‘希望’的花蕾——那蘊藏在我的心園，十多年來未曾放過的一枝花蕾，戰戰兢兢地叩開了她們的門扉，我又如夢一般地走進了她們的庭院了；我是如夢一般地坐在敏的寢室裏。我四處張望，我沒有找到敏的蹤影。

她好像是剛纔豔裝出去了；她的妝台上放著一盆乳白的帶溫的臉水，還放着揭着蓋兒的香粉’胭脂，……牀上圍着錦被，絨枕，壁上掛着許多電影的明星……那一件一件時髦的衣裳，也都零亂得沒有收起……

我悄悄走進往日的花園，往日盛開着一切的花園，現在已荒蕪而廢棄了。只有幾株皺皮的棗樹，還東倒西歪地倚在牆頭。他們好像是年老的園丁，只有廝守着這裡，而無心再顧這滿目荒涼的景象了。

青春的花園，已經頹老了，失却紅顏的女子，還在向她們頰上塗抹着粉脂哩！

去年的秋天，我真的有一次遇見敏了。

和她偕手歡笑的是一個「明星」般的少年，而在她的眼前過去的——一個童年的友伴，竟沒有得到她的一睜。

唉，那蘊藏在我的心園裏，十多年來未曾放過的一枝花蕾——我永不曾想着把它遺棄的一枝花蕾，現在我已經無處亦無法捧贈我那童年的友伴了；去罷，我心裏低低地說着——

——讓這枝花蕾，還是在你自己的那雙高跟鞋下殘踏了罷！我的心園已經冰涼了，它遲早也會死去的……

——去罷！你希望，你娼妓！

.....

那病在床上的老人，我就他早早健康起來；那徘徊于愛人門外的青年，也更快地回轉過頭來罷！

「人生」的故鄉，畢竟是歸不得的，聰明人，莫再回想你們的童年了！不要躊躇地向前進，大道和

果園，焉知道不展在你的眼前呢？

一九三〇秋日改作

曼青姑娘

曼青姑娘，現在大約已經作了人家的賢妻良母；不然，也許還在那烟花般的世界裏度着她的生涯。

在親愛的丈夫的懷抱裏，嬌兒女的面前，她不會想到那雲煙般的往事了，在迎歡，賣笑，嫵媚人的當兒，一定的，她更不會想到這芸芸的衆生裏，還有我這麼一個人存在着，並且，有時還憶起她所不能回憶得到的那些消滅了的幻景。

現在想起來，在燈下坐着高板凳，一句一句熱心地教她讀書的是我；在白牆上寫黑字，黑牆上寫

白字罵她的也是我；一度一度地，在激情下切恨她的是我；一度一度地，當着冷靜，理智罩在心底的時刻，憐憫她，同情她的又是我……

她是我們早年的一個隣居，她們的家，簡單極了，兩間屋子，便裝滿了她們所有的一切。同她住在一起的是她的母親；聽說丈夫是有的，他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做着官吏。

每天，她不做飯，她也不縫衣。她的眉毛好像生着爲發愁來的，終日地總是蹙在一起。旁人看見她這種樣子，都暗暗的說曼青姑娘太孤獨了。

作隣居不久，我們便很熟習了。不知是怎麼一種念頭，她想認字讀書了，於是就請我當作她的先生。我那時一點也沒有推辭，而且很勇敢地應允了；雖然那時我還是一個高小沒有畢業的學生。

『人，手，足，刀，尺。』我用食指一個一個地指。

『人，手，足，刀，尺。』她小心翼翼地點着頭兒讀。

.....

我們沒有假期，每天我這位熱心的先生，總是

高高地坐在凳上，舌敝唇焦地教她。不到一個月的功夫，差不多就教完「初等國文教科書」第一冊了。

換到第二冊，我又給她添了講解，她似乎聽得更津津有味地起來。

『園中花，

 朵朵紅。

我呼姊姊，

 快來看花。』

.....

『懂了麼？』

『嗯——』

『真懂了麼？不懂的要問，我還可以替你再講的。』

『那——』

『那麼明天我問！』我說的時候很鄭重，心裏却很高興。我好像真個是一個先生了；而且能够擺出了一點先生的架子似的。

然而，這位先生終於是一個孩子，有時因為一點小事便惱怒了。在白牆上用炭寫了許多『郭曼

青，郭曼青……』；在黑牆上又用粉筆寫了許多『郭曼青，郭曼青……』。罷教三日，這是常有的事。到了恢復的時候，她每每不高興地咕嚕着！

『你儘寫我的名字。』

現在想起來也真好笑，要不是我教會了她的名字，她怎麼會知道我寫的是她的名字呢？

幾個月的成績如何，我並沒有實際攷察過，但最低的限度，她已經是一個能夠認識她自己名字的人了。

哥哥病的時候，她們早已遷到旁的地方去了，哥哥死後，母親倒有一次提過曼青姑娘的事，那時我還不很懂呢。母親說：

『郭家的姑娘不是一個好人。有一次你哥哥從學校回來，已經夜了，是她出去開的門，她捏你哥哥的手……』

『哥哥呢？』

『沒有睬她。』

我想起哥哥在的時候，他每逢遇着曼青姑娘，

總是和藹地笑，也不爲禮。曼青姑娘呢，報之以笑，但笑過後便把頭低下去了。

曼青姑娘的模樣，我到現在還是記得清清楚楚的，她的眼睛並不很大，可是眯眯地最媚人；她的身材不很高，可是確有嫵娜的風姿。在我記憶中的女人，大約曼青姑娘是最美麗的了。同時，她母親的模樣，在我腦中也銘刻着最深的印象；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神祕，鬼域難看的女人。的確地，她真彷彿我從故事裏聽來的巫婆一樣；她或者真是一個人間的典型的巫婆也未可知。

她們雖然離開我們了，而曼青姑娘的母親，還是不斷地來找我們。逢到母親憂鬱的時候，她也裝成一副帶愁的面孔陪着，母親提起了我的哥哥，她也便說起我的哥哥。

『真是怪可惜的，那麼一個聰明秀氣，那麼一個溫和謙雅的人……我和姑娘，誰不誇他好呢？偏偏不長壽……』

母親如果提到曼青姑娘，她於是又說起了她。

『姑娘也是一個命苦的人，這些日子儘陰自哭

了，問她爲什麼，她也不肯說。湯先生——那個在遠地作官的——還是春天來過一封信，寄了幾十塊錢，說夏天要把姑娘接回南……可是直到現在，也沒有見他的影子。』

說完了是長吁短嘆，好像人世難過似的。

她每次來，都要帶着一兩個大小的包袱，當她臨走的時候，纔從容，似乎順便地說：

『這是半匹最好的華絲葛，只賣十塊錢；這是半打絲襪子，只賣五塊……這些東西要在店裏買去，雙倍的價錢恐怕也買不來的。留下一點罷，我是替旁人弄錢，如果要，還可以再少一點的，因爲都不是外人……』

母親被她這種花言巧語蠱惑着，上當恐怕不只一次了。後來漸漸窺破了她的技倆，便不再買她的東西了。母親也發現了她同時是一個可怕的巫婆麼？我不知道。

我到了哥哥那樣年齡，我也住到學校的宿舍裏去。每逢回家聽見母親提到曼青姑娘的事，已不似以前那樣的茫然。後來我又曾聽說，我們的

米，我們的煤，我們的錢，都時常被父親遣人送到曼青姑娘家裏去，也許罷，人家要說這是濟人之急的，但我對於這種博大的同情，分外的施與，總是禁不住地懷疑。

啊，我想起來了，那絲襪的來源，那綢緞的贈送者了……那是不是一羣愚笨可笑的獸子呢？

美女的笑，給你，也會給他；給了一切的人。巫婆的計，售你，也會售他；售了一切的人。

曼青姑娘是一個桃花般的女子，她的顏色，恐怕都是吸來了無數人們的血液化成的。

在激情下我切齒恨她了；同時我也切齒恨了所有人類的那種醜惡的根性！

曼青姑娘，聽說後來又幾度地嫁過男人，最後，終於被她母親賣到娼家去了。

究竟擺脫不過的是人類的醜惡的根性，還是敵不過那巫婆的詭計呢？我有時想到郭家的事，便這樣被沒有答案的忿恨而哽悵着。

然而，很湊巧地，後來我又聽人說到曼青姑娘

了；說她是從幼抱來的，她所喚的母親，並不是生她的母親，而是一個世間的巫婆。

在冷靜獨思的當兒，理智罩在我心底的時刻，我又不得不替曼青姑娘這樣想了：她的言笑，她的舉止，她的一切，恐怕那都是鞭笞下的產物；她的肉體和靈魂，長期被人蹂躪而玩弄着；她的青春沒有一朵花，只換來了幾個金錢，裝在那個巫婆的口袋裡罷了……

在這廣大而擾攘的世間，她才是一個最可憐而且孤獨的人。憐憫她的，同情她的固然沒有，就是知道她的人，恐怕也沒有幾個罷。

一九三〇，七月改作。

芸 姊

有些時候，我真想從篋底或箱中翻出那些往年的日記冊子，重新把我和芸姊初戀的史頁細細回味一下；但一想到這裏，那暖暖的，綿綿的過往一切，好像已經罩在我的目前了：他彷彿是一個陽春的早晨，朝暾含着白霧，白霧裏裹着朝暾……

我認識芸姊，正是在八年前的一個春天。我記得初次見着她的時候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羞紅着臉便跑到我自己的房裏去了。我從來是一個怕見生人的人，何況那時芸姊又是一個比我長兩歲的異性姑娘呢？然而芸姊并不肯放鬆我，她隨着就從

堂屋追到我這邊來了。說話，也是她先開口的：

『你爲什麼要和我這樣生疎？我們以後就和姊姊弟弟一樣的了。』

我沒有說出什麼話來，或者因爲我受寵若驚，一切都馴服於她了。

第二次相見的時候，她送了我一個花錢袋——是她自己織的。後來，我不知怎麼她纔給我縫好了夾袍，又要給我縫綢背心了。有時，她說端節來，其實在端節以前，她已經來過好幾次了。

那年的春光，總算把我童心融開了；我開始在我的青春史上印迹，從第一頁，第一行，便儘讓芸姊占去了。

僅僅地，只有幾個月的過隙，芸姊便被迫着出嫁了。雖然在嫁前她是那般地自苦而且慰我，嫁後又是那般地體貼而且慰我，但是，我的青春的史頁，從此便空空的沒有什麼了……

她出嫁的那一天，下了一天的傾盆大雨，從早到晚，一刻也沒有停止。

她在嫁期以前，我已經說過那天我是不去的，

所以醒來聽見雨聲，自己并不覺得怎樣失望。不過，這雨下得過於大了，偏偏逢着芸姊出嫁這一天，好像天是有意玩弄人們，把人們的興頭都打消了。

母親，弟弟和僕人，不久都冒着雨接踵而去，關在家裏聽雨的，祇剩了我一個人。我心裏想着芸姊的家裏，這時是怎樣的忙亂，怎樣的喧雜，一切的聲音，是怎樣地和這雨聲織在一起，……而她，鍾愛我的芸姊，外而是怎樣地沈默，心裏又是怎樣地悽惶，而感到一種燃燒似的不安啊！她的母親不能了解她，她的親友們更是和她隔閡了；而能夠知道她的，她所鍾愛的人，又偏偏說了今天不來的……

我不斷地設想，我又不斷地替芸姊難過起來了。我悵悵，我懊悔我太孩子氣了！

近午的時候，秦媽——我們的女僕，從她們那裏匆匆地跑回來了，一直便進了我的屋子，說：

『叫你去呢，她們都請你快快去呢！』

『我不去，我說了不去了。』

『車都給你叫好了，快去罷！』她微笑着等我的回答；我仍然不作聲。

『去呢，去呢，』秦媽的聲音變得低了，

『芸姑娘說，你不去，她也不上轎。』

我心裏真是躊躇起來了，而秦媽依然仰着臉向我笑。她是惟一知道我和芸姊的人。所以我被她笑得更不好意思了。

『你想，也不能讓我爲難啊——』

我終於被她曳走了。

我到了芸姊的家裏，全院的賓友都用異樣的眼光看我。我一直走到芸姊的房裏，房裏只有她的母親和我的母親兩個人伴着她。

『你看，你的弟弟來了罷！』我們的母親，異口同聲地說，彷彿都要歡喜得叫出來了。芸姊這時把頭輕輕抬了起來，瑩瑩的一雙眸子，把我的全身打量了一遍，又重複把頭低下去了。

不久，芸姊的母親和我的母親，都先後出去了，把門虛虛地掩着——我不知她們是有意還是無意。

『你到這邊來坐呢。』她願意我坐得靠近她，坐到她的床邊去。

我忸怩地如她所願了。

她穿着一身緋色的襯衣，釦子也沒有扣全。她的頭髮是蓬散着，臉上有着不少的乾了的淚迹。真的，她一點也不像一個將要，不，即要作新娘的人，她更不像是今天全舞台上的一個喜劇的主人公了。

『弟弟，你應當想開了一點才對呢……』

她幾番地這樣勸慰我，好像這一句話，要安慰我到終生似的。

我哽咽着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我心裏彷彿如麻般的零亂，刺般的隱痛着。那時，我的確忘却我自己在哪里了，就是房外的人聲，窗外的雨聲，我也一點感覺不到了。

她說的話，其實正是我應該對她說的；我不知那時我怎麼竟那樣的麻木，胆怯！我自始自終，差不多連一句完整的話也沒有說出口來！

唉，雖不是恨不相逢未嫁時，但也是生米熟飯了！

她的手，我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按在我的手上了，當我發覺的時候，我也把我的手反轉過來，讓

手心對着手心，彼此重新地握着，又緊緊地握着。我們雖然都沈默了，但手裏的汗液，好像溼津津地透出了我們的心意了——我們那種不能言傳的幽怨，苦惱……

我不知這樣過了多少時刻，她的母親後來走進房裏了。

『姑娘，不早了，該梳妝了。』

隨着，又走進一個滿頭插着紅花的中年婦人，那大約就是爲芸姊梳妝來的。

她們不斷地催妝，我就悄悄地走了。

芸姊，鍾愛我的芸姊，畢竟在哭聲和雨聲中出嫁了……

在芸姊的嫁後兩個多月，她有一次又同着她的母親來訪問我們了。她的母親和我的母親在一起談話，而芸姊一天都伴着我一個小書房裏。在默默的對坐中，我們心裏所感到的那種蘊蓄的壓迫，激烈的悸動，彷彿還和她未嫁以前，我們初見的時候一樣。

那種壓迫與心悸，仍然沒有一個機會輕釋或

洩露，四圍的沉默空氣，使人窒息而可怕了！

我呆呆地迴想着我們的過往，而芸姊，却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啜泣起來了……

雖然我想立刻投在她的懷抱裏讓她撫愛我，讓我的體溫，溫暖了她那顆冷寂的心，但是我更偏促了，偏促得幾乎要使我從她面前逃脫出來才好。

真的，一個滿懷都像燃燒起來了，一個是四肢彷彿都麻痺而癱瘓了……

我不知後來是神還是魔的力量，我們的臉會偎在一起了，覺得熱灼灼地，我們的眸子對着眸子，髣髴電般地交流着；還有，我的唇舐着她的唇，像一個嬰兒吮乳一般地……

不要說蝸牛是怯懦無為的，他也會漸漸走到了水草的所在的地方……

芸姊頭上的一根翡翠簪子，不知什麼時候被折斷了。她悵然地捻着碎屑，好像沒有着落了似的。

——啊，翡翠成了碎屑了！還能使它完整麼？我看眼前的情景，我也恨不得把自己的身子研成

粉末了！

唉，這是運命的擺弄麼？這成了我們千古間的一個污點了！

黃昏到了，室內的光線，完全是灰黯的，我們在這幽靈般的氛圍裏，又重複沉默而拘澀起來，並且我們再也沒有勇氣互相看一眼了——啊，那永遠不會磨滅的一個羞答答的模樣！

也許，我們當時的眼睛都朦朧了；我們初次飲了一杯人間的醇酒，我們都真的沉醉了。

晚餐沒有喫，她們就走了，我把她們送出大門，聲音很低微地說：

『再會了。』

芸姊回過頭來，脈脈地望了我一眼，

『你回去罷，等到中秋我還來呢。』

小巷是靜靜的，我恨它太短了！芸姊和她母親的背影，不久就在我的眼底消失了……

那消失的不僅只是她們的背影，那半年來的夢般的陶醉的溫愛，就從此和我離別了。當着小巷裏已經空寂，而我還獨自佇立在門外的時候，我那

里會想到我青春的辰光，已從此便隨着暮色黯淡了下去呢？……

那年的中秋，我終於盼到了；但是，渾圓的明月，只讓他空空地懸在頭頂，我那顆缺陷的心，竟沒有鍾愛我的人來撫捫了。

一年復一年的長逝了，我和芸姊不覺已經別了八度的中秋。年年的中秋，頭頂都是空空地懸着團圓的明月，然而我心的缺陷處沒有人來彌縫。所有的餘零的青地，也都先後地荒蕪了。疇昔，我還由缺陷的罅隙，流出待人不至的淚水，讓牠冰涼地掛在臉上；現在呢，我的一切都枯竭而衰老了！現在我已經走上這辛苦而荆棘的成年路上，我只有憑弔那悄悄地，漫漫地消失了的青春而已。有時，我強爲歡笑地想：我怨恨麼？不，不，我永遠會記憶着，我愛過，我也被愛過；我曾有過青春的時候，我也曾有過一度青春燦爛的時候！

過去的八年中，聽說芸姊已經做了幾個兒女的母親。她的家族，聽說已經淪散了，她的父母，都是可憐地死在客地……

我的心，雖時刻地如焚地惦念着芸姊，但是沒有機會重逢了。我恨不能寄在那春天的飛絮，秋天的落葉上面，讓他把我帶到芸姊的階前窗下，讓我飛繞着她的身邊：即或道不出「平安」，也可以看一看她是否別來無恙。

唉，這都是夢罷？我但願在芸姊不知道我的地方，我永永地爲她祝福罷！

一九三〇，八月改作

秦 媽

暑天，和弟弟一同在家裏歇假，每天除了練習寫字之外，便時時談起童年的故事。童年的事蹟，雖然像一塊糖似的漸漸化了，但過後回味起來，仍然覺得甜津津的。有時候我們真忍不住地狂笑起來；有時却也自然而然地互相沉默了起來，有一次，弟弟和我談到養蟋蟀的故事。

『我小的時候，最喜歡養蟋蟀；蟋蟀就是我的命……』

『到現在家裏不是還有你的蟋蟀罐子麼？』

是的，那時整天價爲牠忙，什麼二尾三尾……

什麼鐵絲罩子，什麼毛的探子……』

『那時我正進中學罷？我記得沒有和你一同玩過。』

『我記得你還儘和我搗亂呢，讓你弄跑過好幾個。』

『我不記得了。』

我們都笑了，好像這一筆舊官司重提起來很有趣。

弟弟談了許多關於蟋蟀的事，並且又回憶起當年的小朋友來了——他的小朋友叫格子，是秦媽的一個小女孩子，曾經幫他小心翼翼地飼護過蟋蟀，也曾隨他偷偷摸摸地在月夜裏去向草深牆隙處尋過蟋蟀……

弟弟的回憶，頓時在我眼前展映出一幅美麗的圖畫：那是兩個小孩子的天真的笑影，那是一對爛漫和好的游侶的跳舞……他們的世界，就是天國；他們的玩物，就是他們的寶座，不，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寶座，玩物或者就是他們的生命了。

在這樣談說往事的時候，我的心底，也同時覺

得一股熱血在澎湃起來；我雖然無須眯一下眼，我彷彿已經從一個惡夢裏醒覺過來了——那是使我心悸的，那是使我震撼的；那是使我永遠不能遺忘的一個遭遇！這遭遇是光榮還是侮辱，是獲得還是損失，我從來沒有勇氣去估量過它；因為它是一個秘密，從來只是深深隱藏在我心底的祕密，也是從來沒有被人發覺或猜疑過的一個祕密！這祕密的確讓我隱藏得過於週到了，所以每逢回想起來，我覺得它是太充實而濃厚了，使我週身的血液澎湃激盪；使我感到一種特殊的壓迫——的確地，也有一種特殊的痛苦滋味在裏面。

直到如今，除了自白以外，恐怕沒有一個能夠釋放我的。在這裏，我應當遙遙地，渺茫地向秦媽表示歉意了，其實，人間一切的過往，都如朝露已經晞了，人間有什麼真是值得祕密的呢？

秦媽，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個女人，並且，在我和秦媽在一起的那個時代——我的青春正是萌芽的時代，也永遠不能在我生命史上泯滅了。

我進中學的第二年，秦媽到我們家裏傭工來

了。她是一個活潑的，二十多歲的年輕的少婦，我初次看見她的時候，好像記得在那裏已經看見過她；她的眼光和舉止，都似乎對我很熟習而且很適應的——其實我以前並沒有看見過她，這大概是人與人相投的一種自然的現象罷。

——她一定會對我好的，當時我曾這樣地想，同時我還覺得家庭的空氣比以前濃厚了：並不是因為多添了一個女僕，而是覺得寂寞的籬笆上邊，彷彿盤起一簇油綠牽牛的籐和葉了。

不久，暑假便到了，期考剛完的那一天，我便由學校的宿舍，匆匆搬回我自家的小屋來了。

母親說，假期裏面應當好生休養，在家裏可以無須再用心思了。想吃什麼，秦媽都會做的。

果然，我的飯量漸漸增加，母親除了欣喜之外，每天儘喋喋地歸功於秦媽。是的，連我也是一樣的感謝着秦媽，因為她的烹調的才幹，是我所稱快而贊美的。

弟弟，那時大約正是好玩蟋蟀的時代，他甯可以連飯都不吃，也要叫秦媽給蟋蟀預備下嫩毛豆

或瓜心和米粒一類的飼料。有些時候，真是把她纏得不得開交，譬如一定要她去搜羅一些陳年的瓦罐，或者勒令她找幾根鼠鬚，做成一個蟋蟀探子，以便蟋蟀們互相戰鬥。

在夜晚，也讓蟋蟀休息去了，大家都坐在院裏乘涼。每天差不多都是我先回到房裏去，可是上了床也不能立刻合眼；因為直到很晚的時刻，秦媽還在院裏哄着弟弟，把她所會的小曲子一個一個都唱出來給弟弟聽。她的歌聲也同時傳到我的耳裏，或者因為我「聰明」一點罷，她唱的曲子我都懂得，並且我還被她的聲音感動着：我睜着眼，我也做了不少美麗的夢。

.....

有一次，我真地踏進夢的園地了。

夏天，黎明時候——也不過四點鐘的光景，鷄還未曾啼，麻雀也不曾出巢；院裏只有朦朧的霧色，房裏彷彿還罩着昨夜的燈煙與蚊香……我驀地發覺了我的身旁，還臥着昨夜為我拂蚊扇動的秦媽，她沒有回她屋裏睡麼？已經過了一宵了；真

地過了一宵了……

不久，她醒了，很自然地醒了，我也頓時覺得身旁更溫暖了起來……

啊，天！是肉的山，是髮的海，是人的氣息……
是默默無言的靈與肉的交流……

雖然，僅僅是一個剎那，但已經飽嘗着人間濃厚神祕的味道了。

『你壞！』

『……』我想辯白我是一個剛剛十五歲的孩子，可是「羞恥」制服着一切；我於是不得不默認她這並沒有惡意的評責了。

此後，她便像一個小母親般的更加愛護我了；此後，我把她當作我所棲止的青山，她把我當作精神上的源泉……

此後，我們繼續耕耘着我們夢的園地，幽靜地，悄悄地；不需什麼雨露，也不計將來的得失。

.....

夢是短短的，沒有久長的便是夢了。

自從秦媽離開了我們之後，弟弟還有時看見

過她的女孩格子，而我却沒有看見過格子的母親了。

據說秦媽離開我們不久便失蹤了；還有的說，秦媽已經死去了……

關於秦媽的無論什麼消息，傳到我耳裏來的都像挾着過分的刺激，使我的心靈，由無數次的抖顫而終至於迷惘了。

這也是四五年前的事了：有一次我在萬壽山麓下的一個汽車站前逢見秦媽。

她抱着一個孩兒，不是她的，她在附近還是爲人家傭工，氣色已經變得非常憔悴。

青山還是青山麼？源泉還是源泉麼？一切的夢，可都消逝了……

——我的小母親啊！

我幾次地想這樣喚她一聲了。

『你已經成家了麼？』

『沒有……』

『你的母親還好麼？』

『前年便去世了。』

『是真的？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我還能回答什麼呢？我看見周圍的人，馬，車輛，樹木，都彷彿迷朦起來了：是「這個」世界麼？是「這個」世界裏的人，馬，車輛……麼？

汽車不久便到站了，我雖想猶豫一刻，但猶豫總沒有果斷好，雖然各有各的辛酸的滋味。

車開了，我盡力向回看，但沙塵瀰漫着一切了，我想她一定也是盡力向前看罷？沙塵會同樣瀰漫着她的眼界的。

同是茫茫地無所見了……

(一九三〇年九月作)

韓學監

七八年以前，我正在城北的F中學裏讀書。那
我不知怎麼會成了全校的一朵異花，不，也可以
是三百多同學的矢的 到現在回想起來，我也不
明白那些似乎瘋狂了的同學們，他們對於一個
真爛漫的孩子，是抱了愛意的相親，還是存着惡
的纏鬧。

再也沒有比那時更苦惱的了，我進F中學的
那年，便是我初次離開家的一年。看見那整齊而莊
嚴的校舍，雖然從心裏暗喜，暗喜我已經是一個中
學生，但是身子一走進學生宿舍，便不覺感到寂寞

與孤獨的酸味了：那薄薄的兩塊舖板，那漆黑而古舊的書桌，那晦暗透不過光線來的玻璃窗……在在都使我抑鬱。想到自己在家裏的小屋，有自己睡慣了的小牀，用慣了的小桌和小凳，它們永遠是親切地迎接我，決不像這宿舍裏的一切東西，冷冰冰的，要我低聲下氣地去俯就它們。

所謂我的一切同學們，一個個都老得像我在小學裏的先生們了。結婚，不要說；孩子大概都已經有了。我暗察他們的面龐與眼色，除了使我厭惡嫌避之外，實在沒有一個可親的。

最不幸而苦惱的事，恐怕我遭遇得也最多了。和我一個寢室住的幾個同學，偏偏還是幾個不但使我嫌厭，而且使我恐怖的人。他們之中，有兩個是帶着丘八氣的兄弟，另外還有一對是富於參謀性的策士，也是兄弟，其餘還有一個稟賦着牛力的大漢——聽說他的家鄉是以眼藥出名的定縣，然而他的眼色，似乎并不高明，而且極度地癩惡。此外還有一個表面很和藹的李君，他是當時學監兼舍監陸先生的外甥。講起他的身分，在我們寢室裏

恐怕最顯貴了。自然地，他那種傲然的氣概，時時會從他冷笑的牙縫裏透出來。

在這樣人才濟濟的同寢室之中，可惜我只是一隻孤獨被壓迫的羔羊。他們談笑自若，他們聯成了一條強悍的戰線。

存了挑戰態度的他們，自然時時想着和我尋釁，他們會放步哨，派偵探，下動員令……而我呢，只有讓防或逃陣的方法避免和他們接觸。不過每次的結果，敗績的我，蒙頭在被裏哭泣一陣，凱旋了的他們，聚集着放幾聲洪亮的歡笑。那時掌着最高裁判權柄的陸先生——學監兼舍監，公理或者儘在他的懷裏，但一想到他是李君的舅父，我再也沒有一點勇氣去訴冤了。

差不多每天打過熄燈鈴後，我總要等很久很久才能入睡的。有時候悄悄地又起來，悄悄地在宿舍的小院裏踱來踱去。看看滿天的星辰在閃爍，晚歸的流螢，在簷頭或牆角處一明一滅地逗着我淒楚。唉，那些在小學裏的愛我的先生，那些常常和我一起遊戲的小朋友們，現在已經都不在我的眼

前與身邊了。還有，那最會疼愛我的母親，她一天一天地盼望着星期六的下午，盼着我回去，給我預備了我所愛吃的東西，問長問短的……我想起家裏那邊的溫柔和愛，我又想起了這裏的冷酷淒涼了。在兩相比較之下，真是禁不住地把我那可愛的童年的心地上，刻劃了許多深淺凹凸的痕跡！

真無怪那時每逢寫到信，總離不了「人地生疎，寂寞萬狀……」等濫調。記得那時還訂過一本小冊子，題名「無聊寄恨」，那上面也無非寫滿了「嗚呼！……嗟呼！……人生！……」等等感傷的牢騷罷了。

第一個學期終於捱度過去了，我離開宿舍的那一天，真好像籠鳥得着施放；由監獄泳到彼岸了！

家裏的人都說我沉默多了，好像大人；是的，一個滿身創痍的人，他沒有餘力歡跳了，至多，他能笑一笑，那是爲的止住了哭。

第二個學期開始了，同寢室的幾個都已掉換。學校裏倒依舊沒有什麼更動。那位學監兼舍監陸

先生——我這里這樣稱他先生，其實當時的同學們都喊他的綽號：陸嫵嫵，還依舊高在其位。不知什麼原故，全校都漸漸對他厭惡了。討厭他的言語和腔調，討厭他的舉止，動作，容貌……總之是討厭他的一切，因為他整個兒像一個嫵嫵。

在無言的時間的進程中，我在校裏却漸漸得着人緣了——但，天！我是不稀罕這種「緣」的！它真如同春風般地吹遍了全校；洪水般地氾濫到每個人的耳裏了。那時，我好像立在F中學校的旗杆上了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，就連校長，或者是夫役。

越是高年級的同學，好像越是癡狂，他們整天地成羣結隊地呼囂，狂笑，咳嗽，或鼓掌。他們有時候犧牲了他們的上課時間，就為立在院裏和我一見。我理一次髮，他們奇怪；我換一件衣服，他們也奇怪。我每次都被他們品評得把臉漲紅了，他們彷彿才得勝一般地散去了。

那時候食堂，盥漱室，販賣部，操場……都是我的畏途。一天之內，除了上課的時間好像受了相

當的保險以外，其餘每時都有被拖被綁的恐怖。有時候被拖到他們的寢室裏去，他們鐵桶似的圍着我，有的搖頭擺尾，作出許多滑稽古怪的樣子逗我笑，我真是莫明其妙，我笑了又有什麼值得可看的呢？

委實地，我當時是全校裏一個最得不到安甯與自在的小學生了。

就在這哭笑不得的氛圍中，我又度過去一個學期。暑假後我便是二年生了。校中雖則走了兩班會鬧的老學生，添了兩班還尋不清門路的新生，但這些好像於我沒有什麼關係，我是依然感着不安甯與不自在的。

大約是初冬罷，陸嬾嬾終於辭職了，全校人心一快。這時最緊要的消息，就是關於候補人還究竟是誰的問題了；可是傳言不定，衆說紛紜，大家都是翹首盼望着新學監的出現。

後來，佈告出來了，新聘的學監姓韓，聽說他是新才從美國回來的。

韓學監蒞校的那天，全體的學生都集在大禮

堂裏預備歡迎他，把偌大的禮堂，擠得水洩不通了，這是我到中學後歷來未曾見過的一種盛況。

校長作過簡單的介紹過後，於是大家都聚精會神地把目光移到韓學監的一個人身上了。他從容地走到壇前，笑容可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，停了一會，他便開始了他的演辭。

大意是說：我也是新從學校裏出來，我實在不敢當稱這個學監的職分……我並不懂怎樣管學生的……只要不出乎學校裏的規矩，大家儘可以活潑地玩，我從來不喜歡那些年輕的人，一個一個都像書呆子……

自然地，比起陸嬈嬈那以嚴格，專制政策自命的，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！那時立在台旁的校長，好像意想不到他會請來了這麼一個儘會教學生玩的學監，他不是摸一摸鬍子，就是望一望台上的韓學監，他的墨色眼鏡放射出來的光線，在大禮堂裏幌來幌去。

韓學監演說了一點多鐘，無論從言語方面，學問方面，態度方面……都是令人景仰的。他的演說

乍一止，熱烈的，如雷般的掌聲便在大禮堂裏震動了。那時，我歡迎韓學監，也正如同大家歡迎韓學監的心理一樣。

一星期過後，我們第一次上韓學監的集會班。禮堂上的人，差不多還和他初到校的那天一般多。我們猜想他即或不講「四維」，「敬師長說」，也要講一點美國教育概況的，但，全不是的，他的題材，完全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。

『今天我要對大家說的，就是關於這一週來我在學校裏發現的一點東西……』韓學監時時用手摸着 he 背心上掛的一條表鏈，和藹地繼續說。

『這種習氣，或者不專專在我們學校裏，然而我總希望我們學校裏不要有它……』

『都是一樣的同學，爲什麼要把人家當作女性呢？我不知道××是誰，但我想他一定被你們包圍的，一定時時都受你們的欺負……』

『我在學校的牆壁上，看見了許多粉筆字，寫來寫去地無非是寫的人想佔些便宜。這禮堂背後的一條過路牆上，就是寫了很多很多的……』

這時，禮堂裏的人頭，都在攢動了，還有許多人回頭，彷彿尋找誰似的。幸虧我身材低，又坐在後面。所以沒有被許多人發見，韓學監的話，仍然繼續着，

『什麼「某某是某某的妻」，「我愛某某」…這些話，寫來有什麼用處呢？果真寫了這些便是真的了麼？這正是代表那人是無聊的。我希望這些粉筆字，在我沒有發現的地方，誰寫的誰還擦去，我所看見的大約都叫堂役刷淨了。』

我當時在禮堂裏真是惶羞得什麼似的，因為那些粉筆字，連我自己也沒有怎麼看見過。韓學監在這第一次集會班裏便提出了這一樁事，這一點鐘的演說，似乎完全爲了我一個人，真是給我出了一口大氣，我想。

不久，韓學監便認識我了，我也不時地到他房裏去。

從此，韓學監就好像成了我的一個保護者；因爲同學們都對他敬愛，所以我並沒有受什麼外來的反感。

我好像漸漸從旗杆上落到平地了，F中學的重心，也就漸漸移到韓學監一個人的足下。

然而，在校長的心裏，已經收藏了許多從他墨色眼鏡裏見到的東西了。終於因為重心轉移的問題，校長把韓學監又辭換了。韓學監走了之後，學校裏曾起過多次的風潮，多次危險的鬥爭……

……

我不久就轉到旁的學校去了。

前年我從遠道歸來，在平津的火車裏遇見過韓學監一次，我們都是風塵僕僕的，彼此望着被風塵消毀了的面龐。

『你還記得當年在F中學的事麼？』他揉着掌，望了我一眼，又把視線急忙投到車窗外邊去了。

我記得我當時沒有回答出什麼，我倒是笑了笑。過去畢竟是過去了，當年那些瘋狂似的同學們，恐怕也有不少地去作旁人的學監了……

弟弟現在也在城北的F中學裏，他說當初的禮堂，已經改了教員休息室；當初韓學監住的地方，已經改建了圖書館；當初的寢室，現在只是堆

積着東西……

F中學，真有多少年沒有去過。我去，我也不會再找到當初的許多陳跡了！

韓學監的家，現在大約還是住在什利海的北岸，我想到這裏，我心裏彷彿找着一些慰安似的了。

楸 之 寮

在東京的近郊，屬武藏野的境地，有一個電車站驛叫大岡山，恰恰在山坡處建着一所玲瓏的小樓，那便是我住了五個多月的楸之寮。樓的東邊，盡是一片參天的楸樹，推開南窗，便可以看見那些長綠的枝葉，密密遮着半個青天；樹幹都直立着沒有一點怠意。小樓好像完全要依賴他們的屏護，楸之寮的名字，大約就是這樣得來的吧？

但，我愛這裏並不是因為這些楸樹，我所愛的

是西窗外的一片景色：那峯影，那對面山岡上的疎松，那稀稀透出樹隙處的幾片紅色煉瓦；還有，那高渺渺的碧空，那輕飄飄的游雲，那悠閑的飛鳥，那荷鋤的農人……沒有一樣不是畫材，也沒有一樣是可以缺少的！假如你已經把窗外當作了一幅整個的圖畫的時候。

尤其是，清晨，落日，或逢到陰天的時候，窗外的景色越發新異得好看了。能使人陶醉，使人自己忘卻了他自己，並且疑惑他怎麼會和自然融在一起。那時或到生命好像有了它的意義與價值；並且，驀地會給人一種幸福美滿與愉快的情味，就連你作夢，也恐怕難於夢到的。

這裏，樓上住着兩個將要卒業的學生，樓下連我總共是四個人。他們都是高呼成性了，樓上才唱了一句高工的校歌，樓下便緊接着唱他們的『明治！明治！』或『慶應！慶應！』了。我實在聽不慣那些不諧和的調子，我覺得這所樓有了他們是不幸的，因為他們都是這裏殺風景的人們。

將近聖誕，大約因為考試的原故，都變得鴉雀

無聲，聖誕以後，他們又都束裝回里去了，佔領這整個樓的是我一個人，我心裏有一種得勝似的喜悅。

良子——這裏的侍女，她每天除了給我送火掃席之外，旁的房裏沒有她的聲音了，她的笑臉似乎漸漸專贈了給我。不過，當她走了之後。我自己會想到這種突來的賜與，竟平地使我不安起來，探一探自己這顆飽經世故的心，它依稀是冰涼的；追溯那些曾經結在過往繩索上的不解的結扣，我真茫然了……

——一個勞苦的女子，一個還似乎在追尋着什麼的女子麼？每當她跪在我旁邊撥炭，撥來撥去總不肯走的時候，我便禁不住這樣想了。同時，我又想起了我們這裏的那個年輕主婦。她時常在樓上和他們談到深更，而良子如果在無論誰的房裏稍停了一會，主婦立刻便會把她喊走。

這年輕的主婦，她有「梅林絲」的衣，雪白的襪，閃光的髮髻；還有媚人的眼，聲音與風姿，她想得到青年的歡心，恐怕就如同獵犬專會捕野兔一般的。

——勞苦的女子，你不要追想什麼好了，你像一隻被人縛着的綿羊，你不會吃着隔海的青草了。你的愛，也不過是黑夜裏的一個螢火虫兒，世人都睡了，只有那高在天上的繁星，微微向你閃一閃同情的淚光罷了。止住你的追尋吧，留它培護你的不老青春……

夜深失眠，郊外電車已經漸漸死寂了下去的時候，我一個人躺在席上這樣暗想着。我有時焦灼得幾乎要跳了起來，我決心明天早晨把我所想的話都告訴她。

但，明朝，後朝……我還是如舊地緘默着不曾開過口。

元旦的那日，天氣是異常地陰霾，午后，打在鉛板上淅淅的雨聲，已經傳進耳殼來了。這時，細細的雨絲好像把郊外織成一層薄灰的，淺碧的輕紗，輕紗裏還像混着縷縷的煙紋。

那一晚，大約是新年的緣故，良子被赦般的在我房裏坐了很久。我們是對面坐着，中間放着一個

火鉢，四隻手交錯在炭光上。

『你猜，我像多大歲數的人了？』是她先問我的，我真料不到她會拿這樣女人不喜歡問的問題問我。

『你麼？也就是十八九歲的光景。』我誠實地回答她。

她聽了這回答，立刻把按在火鉢上的兩隻手，迅速地掩在上面了。

我正惶恐着我回答的失檢，那知她却這樣說了：

『還十八呢，都快成老婆子了。』她那種害羞的樣子，就從她低傾的頭，聳着的肩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。

她告訴我她的年齡和我相仿——二十二歲了。

後來，我們又談了很久的話，但我的心情總是沉鬱的。

最後她道了「請安息」，離開我的房子——沒有一點聲音，我知道她扭息了樓道的燈，廚房的

燈，推開門正要回主人那邊去的時刻。一種清脆的聲音傳到我耳裏來了——

『外邊敢則是下雪呢。』

——一股寒氣，不會猛地侵襲了她麼？

我隨着便推開我的窗戶，宇宙已經是清涼皓白的了，遠處，靠近軌道旁邊的燈光，朦朧糊糊地在蒼蒼茫茫雪的世界裏照耀，天蓋是一片烏黑的。

我就寢的時候，我還沒有忘却剛纔談話時的情景。

——啊，年華，竟這般地能够敲動人們的心扉！它恐怕才是宰殺壯志的惟一利刃！

年假過後，良子忽然不見了：我以為她或者被主人辭退了。

——人生無緣無故地相逢，又常常是靜悄悄地便永別了，我這樣想，我心裏是快快的。

過了幾天，我正在房裏讀書，她——良子，忽然又在門處發現了。我真忍不住地狂喜起來。

『使你驚訝了吧？你以為我是不再回來的？』

她帶來了許多像片給我看，她還說再回去的時候，拿一張她所最喜歡的贈給我。

春天并不是東風帶來的，她好像被陣陣的微雨侵洗了出來。樹木，野草，一天比一天地茵綠了，當初像鹿皮似的山坡，現在已經添了一番蔥蘢的氣象了。

梅，桃，都隨着花信風吹得先後的開放，我要回國的時候，正傳說上野的櫻花，已有三分開意的消息。

唉，我真是捨不得這裏，捨不得這裏的一切！

臨行的前夕，我依舊沿着坡路歸向我的住所，那落日時分的天上的彩霞，由橙黃而桃紅而深紅，而絳紫而茄紫……

回到房裏，自然要倚着西窗，讓我的眼睛作一度最后的收穫。

落日已經沉在地平線下了，還有幅形的餘暉，在富士峯後映射。夕靄已經濃厚了，不久就蘊滿了岡下那一片低田，望過去真彷彿是一片茫茫的烟海，那幾點藏在松林背後的燈光，陪襯得如同幾個

扁葉漁舟，送過熒熒的燈火一般。

那個勞苦的女子——良子，又有幾天不見了。是被那個年輕多嫉的主婦辭退了呢？還是爲回去取像片呢？明天此時，雖然窗外景色如舊，可是這房裏已經變成空空的了。

果然是，人生無緣無故地相逢，又靜悄悄地永別了！我離楸之寮最後的一刻，也沒有看見良子的倩影……

一九三〇年六月改作

野 村 君

那山手線的高架電車，我知道她還是圍繞着
東京市在不息地駛轉；她的速率還是那般風掣電
閃，乘客還是那般擁擠在一起——有態度安閑的
會社員，有美麗懷春的女郎，有年輕佻儇的學生
……

早晨，晚間，她來回地渡着我，兩年的光陰，并
沒有一點殘留的痕跡了。現在印在腦中的只有幾
個驛站的名字：目黑，五反田，大崎，品川……

我初到東京的時候，正是地震後從事復興的時代，一切雖然都很零亂，但從那些斷壁殘垣，劫後的餘灰中看去，知道從前的事業就是非常可觀的，現在又去努力草創，復興，則將來更偉大的成就，已經使人豫感到了。

夏天秋天冬天都過去了，在第二年的深春——櫻花已經片片離枝了的時節，我在K大學開始入學了。

東京的地方，對我是極生疎的，所以每次出來，都要牢牢記住驛站的名字，次數……等等。從我的住所去學校的一段路上，換一次車我是知道的，至於上了高架電車以後的站數，站名，我不得不用心記它了：目黑過去是五反田；五反田過去是大崎……學校是在品川其次的一站，叫作田町。

K大學聳建在一座小山上而，無論從前面或後面，都要拾階而上。迎大門的是一所龐大的圖書館，雖然在地震的時候被震掉一個角樓，但仍不能失去她那種莊嚴的氣象……

自然，我入學的第一天，什麼對於我都是新奇

的。因為種種的刺戟與內心的空漠，我差不多像一個神經完全遲鈍了的人了。

我初進課堂的時刻，這在我腦中是一個永遠不能泯滅的印象，無數的視線，都集在我一個人身上，自然，他們對於我也是同樣感覺着新奇的罷？

教室裏的座位，後邊都滿了，恰好，在前邊第二排，空着兩個位子，我於是便把我的書籍放在那裏了，除了後邊，周圍是沒有人的，我的心裏才漸漸安定了下去。

上課鈴響了，一個來得最遲的，面色黝黑，目光很忠厚的學生，便坐在我旁邊那個空的位子上去了。

下了第一班，我們開始談話了，我把我的名字告訴他怎麼念法，他也給了我一張小小的名刺——

野村兼市

從那天以後，我們便相識了，在班上他和我一樣，除了對方以外，沒有另外的朋友。我曾聽說東京人是傲慢的，狡猾的，欺生的……野村君是廣島

人，他大約也同樣厭避那些東京人罷？我時常覺得他受旁的同學白眼和冷淡——不知是否因為他是外縣人，抑或因為他同「支那人」——我的關係而被他們摒出範圍以外了。然而我們的友誼，一天比一天地深固——今天問早安的時候，就比昨天問早安的時候態度親暱；心房更加跳動了。

因為我的日語程度很淺，又加彼此的性格都好沉默，所以我們每天暢談闊論自不可能，就是在極度要表示自己情感的時候，也很少吐露出幾句完整的語句來。

是的，我們是一對無言的朋友，我們臉上的表情，或者已經超過了需要以外也未可知罷？

在嚴厲裝腔作態的石井英文先生班上，他是低着頭靜靜地聽講，在鬆懈，像小孩子似的六笠德文先生班上，他是低着頭靜靜地聽講……他永沒有像過那一些淘氣頑皮的同學，在英文班上可憐得如同淋過水的小雞；在德文班上就彷彿充分自信着造反也無人過問似的。

有一次，六笠先生儘講他的書，而後邊却開起雪戰了，有的淘氣膽大的學生，故意把雪球向先生眼鏡上擲，而先生却轉過頭去笑笑。在他們雪戰正酣的時候，野村君把頭低得更低一些了；這恐怕是防備「流彈」中傷罷？……

還有一次，上課鈴都打過很久了，而全班的學生都擁在樓窗處向下看，誰也不回他的座位。六笠先生上了講壇，他們依然裝作不知道的樣子，那時野村君正在我的旁邊，我問他，

『怎麼了？』

『他們真是無聊。』他微笑着回答。

『先生來看，先生來看。』有人叫着。

那些圍着樓窗不歸座位的學生，也無非是要先生來看，並且想耽擱一些講書的時間罷了。

六笠先生果然是個孩子，他也伸頭向樓下看了。

——哈~~~~！

全班哄堂了，六笠先生不好意思地正一正眼鏡，從耳根處已經湧出一股害羞的紅潮了。

在樓下，大約有兩條狗交着尾。

全班繼續沸騰着，好像要問出先生德文裏這是什麼字才甘心似的。

.....

上石井先生的英文，大家都是受着拘束而感到頭痛，所以每當他遲到十分鐘以後，有人振臂一呼：

『溜呀！』

全體便一齊跑了。最初的幾回。我和野村君都有些不好意思，但這是最干犯衆怒的，所以結果我們也不敢作「害」羣之馬了。

有幾回室教裏還有不會溜盡或溜得稍晚的學生，正好遇見石井先生挾着點名冊子來了，他一聲不作，也不問儘有一個或兩個的學生，揭開點名冊子便點起名來，這時，那些已經溜到別處，還在看風頭的學生，卻很可憐，不得已地又要一個一個垂着頭向回走了，而結果，反要到石井先生的面前要求把缺席的記號改成遲到的記號了。

究竟誰是遲到的呢？反弄巧成拙了……

天天上課，天天總有戲看的，不過他們花樣再翻奇些，對我也總是無聊而生厭的；祇有那一個無言的朋友野村君，他好像是我慰藉的泉源，精神上無比的食糧。所以我每天到K大學去上課，聽講和野村君會面，似乎是兩件并重的目的了。有時在合班教授的大講堂裏，如果逢到不能坐在一起的時候，那真是一件最大最高興的事情了；有時他上班較遲，在那好幾百人的大講堂裏來回巡邏着，我知道他是在要尋着我。

確實地，野村君對我是非常地忠誠，懇摯……我得之於他的扶助與恩惠，真是一個不能計量的深與闊。但誰會相信呢？一對國籍不同，語言少接的人，也能在他們中間連上一條牢固難斷的鏈索？

有一次，一件不幸的事降給野村君了，但那件不幸的事，彷彿同時含着一種不可言喻的魔力，它能給野村君以較深的刺戟，給我一些迷信的啓示。

我清清楚楚記得的，有一天我到學校特別早，而那一天却是野村君缺席的頭一遭，我揣測，我不安：我幾乎感到我今天來上課是沒有意義的了！

上午散學的時候，聽人說今天早晨學校附近芝町的地方，遭了一次大火，三四十家住戶和商店，完全變成灰燼了。

這立刻使我聯想到野村君的身上了，然而我立刻就否定了它，理由是沒有的，假定我也不願意去豫設，我心裏惟一的呆想是：這種不幸的事故，決不會臨到一箇良善人的身上去。

第二天，野村君仍然沒有到學校去，第三天的早晨，事實才定全證明了。當我第一瞥見到野村君的時候，我的週身幾乎都要搖撼起來了！因為腦中深深地存着火的印象，所以我看野村君的面龐，好像比尋常更顯得焦黑了似的；甚至於他的頭髮，眉毛，睫毛……在我眼裏都彷彿是燒禿過後，只剩下短黃的根挺一般了。

全班的同學，沒有一個來慰問他的，他們都共同表示着一種諷人的微笑罷了。

他依舊地一直找到在我旁邊的座位。

『啊！你……』

『燒了！什麼都燒完了！』

.....

他身上穿着一件新從估衣店裏買來的制服；皮鞋沒有了，只拖着一雙草履；書，筆，就連一張紙片，也都完全沒有了。

我記得他有一次曾在黑板上有意無意地寫過

『生下來便是什麼都沒有的。』

這並不是什麼意味深長的話，也不能說它是今日的殲語。那些生下來便富有的人們，天地不知道被他們怎樣解釋呢。

就是在學校最簡易的食堂裏一次也沒有碰到過的野村君，對於這次遭難，是怎樣地給他一個重大的打擊啊！

我所能夠幫助於他的，都盡量地幫助他了。那最有趣而又使我想到了所謂「現世現報」的俗語，彷彿在我們之間，「靈驗」了。

他每星期都借給我抄錄的歷史筆記；誰也料想不到他又會借了我的去轉抄一次的；這是最適宜不過了：因為沒有另外一個朋友可以借給他筆記，並且，這筆記又是他親自抄下來的。

過了不到十天，我的歷史筆記又還給我了；可是那上邊已經經過他一次細詳地修改——字寫錯了的更正過來，中間丟落的填補進去……

以後，這冊筆記，便成了我最寶貴最心愛的東西……

第二年的初夏，我便因為種種原故不能升學了，在我還是猶豫難決的當兒，野村君的問候書翰早已到了。那信是用英文寫的——大約他知道我所能夠了解的英文總要比日文多些似的。

信裏大意說K大學確是一個貴族學校，於我們總是格格不入的，他已經預備另轉其他官立的大學了，最後問我因病是不是就要回國去……

我寫了一封回信去，可是永也沒有再得這位無言的朋友的音息了！

他是轉學了麼？他要到什麼地方去呢？……

不久，我便匆匆地回國了，野村君的消息，更沒有方法探詢了。最可追悔的是我再度去東京的時候，竟沒有親自到K大學去尋個水落石出。

除了記住幾個耳熟的驛站名字，一切對我都生疎了，每當高架電車在田町驛內停留的時刻，我便禁不住地探首翹望那聳立山頭的K大學的樓頂……我是在關心那圖書館的角樓已經修繕好了麼？我是在關心那裝腔作態的英文先生，抑或是那鬆懈的六笠先生呢？不，不，都不是的，我所懷想的那個無言之友，我今生還能不能再默默地和他坐在一起了？……

第二次從東京回來，又已經一年多，我知道現在山手線的高架電車，已經是圍着新的，復興後的大都市駛轉了，但這是不會變的，她依舊很匆忙地從這一站到那一站；車裏擁擠着男和女，飽藏着美與醜，香和臭……

即或有可能的時候，隨着車子轉罷，你可以看見皇城，可以看見海濱，可以看見無數無數的煙突

和旗亭……但野村君的黝黑的面影，真不知到那裏才能尋得着呢。

一九三〇，六月作

雞 鳴 時 刻

飄零在東西南北，踏過不止萬里的路程了，這次回到舊居，已經是隔了五個寒暑。舊居變得越發荒涼寥寂了，瓦上生着如許的蔓草，樑柱也早已褪了當初的漆澤。那裏是異常的陰霾低鬱，四圍氣氛，好像冰冷的水浸着我的心與身。我頓時覺得我由渴望的雲霄而沉在失望的深淵了！

我在那和古刹廢寺一樣的院子裏停了一會，我說不出我那種無名的哀戚與惆悵。我又鼓了我的勇氣走進北房去。

北房也是十分的空洞，除了鋪着盈寸的黃沙，便沒有什麼。當初這裏曾放過整潔的棹椅，衣櫥，和鏡台；曾安過我們的牀位，掛過字和畫……現在一切都沒有了。那裏還能尋出當初這裏的模樣來？就是他們的靈魂，也好像藏在牆角簷下的暗處死亡了一樣。

啊啊，僅只的，僅只這四鄰的雞聲還沒有改變，我聽見了它，不禁地便嚮往到五年以前了，這五年來永遠藏在心深處的一塊創傷，便又隱隱地作痛起來

那是一九二四年的暑假過後，我因為T市N校的體格試驗，便被休學了一個學期，這一個學期，在我精神方面的確感着莫大的損失；但在另一方面估量起來，他真是一個上帝賦與我的最幸福最後的機會了——我能天天地，時刻地伴着我的母親；直到她的彌留……

那時給我們看病的是一個韓藉的醫生，他的

年紀至多不過三十。他的出身，我到此刻也不知道；因為朋友叮嚀的介紹和他和藹的性格，便得着我們的信任了——啊！我們那時竟這般的幼稚，我們把生命當了感情的禮物了！

他每天早晨來給我們注射一次，他囑咐我們的：是常晒太陽，多食肉類。

從夏到秋，從秋到冬，他並沒有改變過這種診療的方法，我們的病，也沒有什麼起色。

我每逢問到母親的咳嗽為什麼日漸沉重了，他總是回答着：

『不要緊的，往後再注射些更好的藥。』

時季已經是舊歷十月了，母親的咳嗽與溫度反一天比一天地激增，她的四肢和柴一般的消瘦了；她的雙頰倒變得和桃一般的灼紅。在靜靜的深被，聲嘶的咳嗽停了，接着又是她痛苦到難耐時的呻吟。我沒奈何了，我盈着淚倒在她的枕畔：

『媽媽，難過麼？……明天我再向先生要點好藥。』

她沒有言語

醫生再來的時候，我忍不住我那帶着抱怨似的口吻說了：

『他咳得更兇了，一夜也睡不着一刻的。』

他不言語，只是輕輕點着頭。第二天，他便留下一小包白粉似的末藥，囑咐了每次只許吃耳匙那麼一點點。

果然，這藥——？和仙丹一般的靈驗，母親一點也不咳嗽了，並且得着了安寧的睡眠。她彷彿時時都在感激醫生對她的仁慈。有時，當藥沒有了，就是深更，她也要乞求人遠遠跑到醫生那裏取一點回來。

後來，醫生來的時候，我又禁不住換了感謝與希望地問她了：

『她幾時纔可以全愈呢？』

『恐怕很難恢復了。』他臉上沒有一點表情地回答着——在我，自然想到這完全是醫生應有的態度。

啊啊！我是怎麼一個可燒，可殺，可撕碎了的糊塗人！我那時連「恢復」兩個字的意義都解釋不

出來！我想，母親不能恢復健康也罷，只要我們能在世界上永永伴守着便滿足了……

白的粉藥，大約又繼續服了一個多月。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是陰歷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晚間，她仍舊把臨睡時的一份藥服下去了；她睡得和尋常一樣的安寧，祇是醒得過早些——那時也不過纔六點鐘的光景。

『天亮了麼？』她輕輕地問了一句。

『媽媽，快了……』冬天是亮得較遲的，但鄰雞已經鳴叫，我想天不久就會放明的。於是

『媽，快了，你聽雞不是都叫了麼？』我重複說了一句，爲安慰她的希望。

在那次，我想全世界的人們也未必如我切盼天明那樣急灼了！

靜靜地，漸漸地，燈光已經晦黃了，當我望到窗角時，敢則魚白的顏色已經透出來了！我真如同發了狂地一般喜歡！

『媽媽，天亮了！天真亮了！』我的聲音，幾乎和喊叫一樣。啊！世界已經光明，希望已經實現。

她祇含糊地應了一聲，並且沒有睜開眼睛去接受她所希望的光明。

天雖明，而雞聲仍未止住，此刻的雞聲好像是慶祝光明，凱旋成功一樣。

這一天，母親永遠是緊閉住雙眼，他像一個倦極了的人得着甜蜜的睡眠。直到傍晚，她纔睜開眼，飲了一杯茶，又喫了一碗米粥。

——前途的光明，真個到來了，明日後日……她的病體將有更好的起色。我陰自慶慰着。

鐘敲過十下了，燈光還和尋常一樣的點着，不很明，也不暗。她要求着撤去上邊一個枕頭——那是我的一個——啊！她呼吸忽然急促起來了，終於在她自己的枕上長逝了，她沒有說一句話，就是她最後的一瞬，也是投到棚頂上消逝的。

第二天的黎明時候，她的屍體已經移在堂屋中間的春臺上面；在她的週身，再也摸不到一處不是冰涼的了！

四鄰的雞，還是依舊地鳴叫，但，世界上所謂的光明，我已經不再需要了，我的光明，我的靈魂

道上的光明，它已隨着母親最後的一瞬消滅了！從此，我將和一個躺在沙汀上的小貝殼兒，被風吹沉在深黯的海底了。

那個醫生，到後來還來過一次，我從孝幔背後，望見他穿着一身整齊的黑色西服，對着母親亡靈鞠了三躬。

啊！你那白藥！你所謂那不能恢復的另一面！我明白了，我悔恨我怎麼到此刻纔明白！我真是一個可燒，可殺，可以撕成萬片的罪人。

一九二九，六，念六日。

苦 別

我和她，別離過兩遭了；兩遭苦別的痕跡，深深刻鏤在我的心底。

一次是乍愛就被分散，一次是要愛而沒有可能。唉，在這個當兒的別離，不但是幸酸而痛苦，同時它把我們青春的顏色塗毀了，它簡直是世間一個最殘酷的徒刑！

現在，重逢是沒有絲毫的機會，那再度的別離，當然是渺渺茫茫的不須臆測了。

但過去的兩遭苦別的痕跡，已經永恆地，深深

地刻鏤在我的心底了！

那永逝了的是母親病室裏的黯黃的燈光，那不止的是揚子江上的流水；那弋磯山下飛濺的浪花，那江潮拍岸擊石的悲吼……

我們的青春，彷彿同着燈光悄悄地逝去了，只落了流水和江潮在那弋磯山下永遠笑弄着我們，笑弄這悲歡離合無常的人間！

六年前的一個春天，我記得是三月初七——姨母和她臨行的前晚，母親依然病着，姨母只是無言地含淚地坐在她的床前，我和她——那個作了人家養媳的孤女，也儘隨着她們緘默着。

午夜了，母親望一望我們，於是打破沉默地說：

『你們該睡了，明天清早還要趕車的。姨媽不久也要和我睡了。』

無言地，我們都各自回到房裏去了。最凌亂不堪的是我那時候的心緒。

——只有這幾小時了，明天這時我已經睡在

學校的宿舍裏，她們還在路上。母親呢，依然是病在家裏，恐怕更孤寂而傷心了……

——此後，是遙遙地隔着山河；迢迢地從異地相思了。那才生一個萌芽，一條細絲，就從此讓它中斷，讓它枯槁了麼？……

我在房裏不但沒有就寢，我還圍着房子踱來踱去地，自己好像伏在什麼輕飄飄的翼上，居高臨下，悠悠然地估量這全個的不幸與哀愁的人間。

放在案頭的一個馬蹄舊鐘，一聲追着一聲地滴達着滴達着——

房門，沒有風吹，也沒有魔機在催動，不知怎麼忽然生了一條空隙，徐徐地，就在那空隙上露出了一個蒼白的面龐。這時，與其說我是十分被驚駭着，倒不如說我是在極力地想鎮定着了。

在那蒼白的臉上，似乎僅只嵌着一對晶亮的眼睛，它彷彿是晴白的天空上流動着的兩顆黑色的異星，再也沒有比那更神祕，再也沒有比那更攝人的了！

雖然我知道是她，但我不相信她會帶來了天

使般的清麗，女神般的勇氣。這已經是夜靜更深的時候了！

『你還沒有睡麼？……』

她所需要的不是這聲晚安吧？雖然晚安就是這僅只的一個了。

她仍然倚在門上，她的眼淚流下了。

『我知道你，你是不想就回南的；連媽媽也曉得……』

我輕輕地安慰她，她把頭低下去了；此刻，她或者情願接受了我的一切罷？

我牽着她的手，第一次這樣牽着她，想悄悄地把她送回安息去。但經過我臥室旁邊的兩間書房時，我的兩臂把她的頸子挽住了，於是她也立着毫不動彈。

黑暗中永遠是充實的，飽藏的，或者正因為過於濃郁，它的顏色才變得黝黑吧。其實，愛的錦匣，也無須光明照透到他的深處去。

她的臉，是津濕的，我知道；我的臉，是灼熱的，她也知道；她還知道她的舌尖在我的口裏麼？

她還知道她給了我一次永也不能回報的恩惠麼？

最初的一個長長的接吻：也是最後的一個了

……

從窗洞望到北邊的院裏，一切都是漆黑的，就連屋脊和樹梢也分不清什麼輪廓來。這時，只有母親房裏不曾滅去的燈光，融融地把兩面小窗映作黯黃的顏色。

——一對老年的姊妹，是不是還沉着苦臉，想在對視中挽住這別離以前的時光呢？她們不會想到有一對初生幼翅的小鳥，在另一個世界裏學着飛翔吧？無可奈何的缺陷，青年人們常常不惜以愛的花朵去填綴它。……

再也沒有比那一夜更短的了；我彷彿才逃出生的世界，跨進一步夢的國土，早已有人推動着自己的肩背了：

『醒醒呢——醒醒呢——要走了。』

我睜開眼，定過神，我依然朦朦朧朧地不知自己在那裏。聽見門外搬運行李的聲音，才真個把我從幻夢裏擡出來了。

姨母從母親房裏默默地走出，幾乎連頭也不忍再回一次，母親斜着身子坐在床上，這彷彿表示她已經給她們送行了。

都沒有話，反是我說了一聲，

『我們走了。』

天色依然是同鉛灰似的，街巷的路燈，彷彿很疲倦地剩餘着瑩瑩的豆光；在這時候，我們走了。

在火車裏，雖然我暗中把她的手握得津濕的——或者使她感着疼痛了也未可知，但車到天津之後，我便不能握她了，再也握不住她了。她和姨母換了津浦車南下了。

當晚我在N校的宿舍裏，一切都似乎比我所預想的還淒楚，還孤獨。

那年暑假回去，母親首先便提起那次的別離了。

『……那一夜，我和你姨媽始終沒有合過眼。』

同樣地，挽不住別離以前的一刻的時光；也填不滿人間任何的一個缺陷……

在那一年的冬天，母親去世了，我便起始成了世間的一個孤獨的游子。我穿着舊日的衣裳，帶着我這顆新創的心到各處去飄流。上帝祝福我——在海外落魄了幾年，又安然無恙地歸來了；上帝祝福我，我也曾把我的足跡印在嶺南與關北……直到現在，還仍然在這荒漠人生的路上獨自向前蹣跚。痛苦時我會發出一種被運命降伏的微笑，疲憊時也想不起世上會有一個歸宿的地方給我……

上帝祝福我，在我飄流的期間，有一次把我帶到江南的姨母家裏去了。

我以爲她們一定歡躍地去迎接一個長途飄流的游子，那知乍一對面，便都哭泣了。別離是痛苦，而相聚也往往感到一種痛苦以上的悲哀。

姨母似乎別來無恙，而她，那個孤女，彷彿比以前更消瘦了。姨母說，她害過幾次很重的病，幸而都轉愈了。她健康的時候，一個人真可以當作兩個人用：又淘米，做飯，洗衣服，又提水，縫紉，並且看護兩個幼年的侄女。天長的時候，還到工場裏去織幾個鐘頭襪子。

願上帝也永永祝福這個不幸的女子吧！

我在她們那裏的時候，也正是春天，野地，山頭，塘畔……都看着春草一天比一天地葱綠了；那綿樣的浮雲，暖流般的薰風，最是使人感到蕩然，悠然，醉然了。

然而，在這樣可贊美，可歌咏的生氣勃勃的春天，我却越發地心灰意懶。

在姨母家裏住了不久，姨哥，姨嫂，姨弟——她的未婚夫……都和我非常地親暱了，然而這些的親暱，也敵不過兩個小小眸子所發出的那種無聲的言語，使我感着無限的體貼與溫柔！

唉，我不能放出我可愛的那個小鳥；同時，我自己的一對愛翅，也無形地被他們緊緊束縛起來了。

莎翁說過青年人的愛是眼請，眼睛——就是眼睛罷，眼睛的愛，已是嘗受不盡了！

不作興的連綿的春雨，在我要走的時候落起來了——實在是愁人不過的春雨。姨母却還強為歡笑地說：

『人不留你，天還留你。』

——不幸的人們，攜手不是，觀望更不是；世界上根本沒有他們的去處！但，我要走了，無論如何我要先自走了！

終於，匆匆地來，又匆匆地去了。

臨行的前日，也如同在一個夢裏……我不去回想那些了，那些同是使我在心底刻鏤着痛苦痕跡……

記得離別的那天早晨，外面瀰漫着最濃的白霧，以致到了江邊，船還阻在上水沒有起來。我看見她們了，她們也不知道我還沒有離開她們的鄉土……

我萬也不會料到，在我過路中的過路，我一度徘徊到弋磯山的山下了：那裏迴繞着如帶的長江，江水的波浪，一波逐一波地拍着岸，擊着石；泡沫是瞬起又瞬落着；一會兒是怒吼，一會兒低低咽泣……

正想攀到山頂任情一呼，但汽船已經從西邊遠遠地來了；唉，呼也無用，我畢竟是要趕着船去

的！

船開的時刻，已經是午後兩點了。

——你的眼淚已經乾了沒有呢？願上帝永遠
祝福你！

——我去了！

在那下水的船裏，我一個人枕着我的一隻小
箱臥着，我想到她，想到我自己，真彷彿是一篇通
俗小說的題材了。

我所枕的一隻小箱裏，藏着一個小小的紙包，
那紙包裏裹着一縷長長的女人頭髮，結着一個小
小的紅結——這是臨別以前她贈給我的。

長髮，永也不會離開我的……

兩遭苦別的痕跡，更深地刻鏤在我的心底了！

一九三〇年七月作

守 歲 燭

蔚藍靜穆的空中，高高地飄着一兩個穩定不動的風箏，從不知道遠近的地方，時時傳過幾聲響亮的爆竹，——在夜晚，它的回音是越發地撩人了。

歲是暮了。

今年微倖沒有他鄉作客，也不會顛沛在那遙遙的異邦，身子就在自己的家裏；但這個陋小低晦的四圍，沒有一點生氣，也沒有一點溫情，只有像

垂死般地寧靜，冰雪般地寒冷。一種寥寂與沒落的悲哀，於是更深地把我籠罩了，我永日沉默在冥想的世界裏。

因為想着逃脫這種雰圍，有時我便獨自到街頭徜徉去，可是那些如梭的車馬，魚貫的人羣，也同樣不能給我一點興奮或慰藉，他們映在我眼臉的不過是一幅熙熙攘攘的世相，活動的，滑稽的，雜亂的寫真，看罷了所謂年景歸來，心中越是惆悵地沒有一點皈依了。

啊！What is home without a mother？

我又陡然地記憶起這句話了——它是一個歌譜的名字，可惜我不能唱它。

在那五年前的除夕的晚上，母親還能鬥勝了她的疾病，精神很煥發地和我們在一起聚餐，然而我不知怎麼那樣地不會湊趣，我反鬱鬱地沉着臉，彷彿感到一種不幸的預兆似的。

『你怎麼了？』母親很耽心地問。

『沒有怎麼，我是好好的。』

我雖然這樣回答着，可是那兩股辛酸的眼淚早禁不住地要流出來了。我急忙轉過臉，或低下頭，爲避免母親的視線。

『少年人總要放快活些，我像你這般大的年紀，還一天玩到晚，什麼心思都沒有呢。』

母親已經把我看破了。

我沒有言語。父親默默地呷着酒；弟弟儘獨自挾他所喜歡吃的東西。

自己因爲早熟一點的原故，不經意地便養成了一種易感的性格。每當人家喜歡的時刻，自己偏偏感到哀愁；每當人家熱鬧的時刻，自己却又感到一種莫名的孤獨。究竟爲什麼呢？我是回答不出來的……

——沒有不散的筵席，這句話的黑影，好像正在投滿了我的窄隘的心胸。

飯後過了不久，母親便拿出兩個紅紙包兒出來，一個給弟弟，一個給我。給弟弟的一個，立刻便被他的拿走了，給我的一個，却還在母親的手裏握着。

紅紙包裹着壓歲錢，這是我們每年所最盼切而且數目最多的一筆收入，但這次我是沒有一點興致接受它的。

『媽，我不要罷，平時不是一樣地要麼？再說我已經漸漸長大了。』

『唉，孩子，在父母面前，八十歲也算不上大的。』

『媽媽自己儘辛苦節儉，那裏有什麼富餘的呢。』我知道母親每次都暗暗添些錢給我，所以我更不願意接受了。

『這是我心願給你們用的……』母親還沒說完，這時父親忽然在隔壁帶着笑聲地嚷了：

『不要給大的了，他又不是小孩子。』

『別睬他，快拿起來吧。』母親也搶着說，好像哄着一個嬰孩，惟恐他受了驚嚇似的……

佛前的香氣，蘊滿了全室，燭光是煌煌的。那慈祥，和平，閑靜的煙紋，在黃金色的光幅中繚繞着，起伏着，彷彿要把人催得微醉了，定一下神，又

似乎自己乍從夢裏醒覺過來一樣。

母親回到房裏的時候，父親已經睡了；但她并不立時臥下休息，她儘沉思般地坐在床頭，這時我心裏真淒涼起來了，於是我也走進了房裏。

房裏沒有燈，靠着南窗底下，燒着一對明晃晃的蠟燭。

『媽今天累了罷？』我想起去這種沉寂的空氣，並且打算伴着母親談些家常。我是深深知道我剛纔那種態度太不對了。

『不——』她望了我一會又問，『你怎麼今天這樣不喜歡呢？』

我完全追悔了，所以我也很坦白地回答母親：

『我也說不出爲什麼，逢到年節，心裏總感覺着難受似的。』

『年輕的人，不該這樣的，又不像我們老了，越過越淡。』

——是的，越過越淡，在我心裏，也這樣重複地念了一遍。

『房裡也點蠟燭作什麼？』我走到燭前，剪着燭

花問。

『你忘記了麼？這是守歲燭，每年除夕都要點的。』

那一對美麗的蠟燭，它們真好像穿着紅袍的新人。上面還題着金字：壽比南山……

『太高了一點吧？』

『你知道守歲守歲，要從今晚一直點到天明呢。最好是一同熄——所謂同始同終——如果有剩下的便留到清明晚間照百虫，這燭是一照影無踪的……』

.....

在燭光底下，我們不知坐了多久；我們究竟把我們的殘餘的，惟有的一歲守住了沒有呢，那怕是蠟燭再高一點，除夕更長一些？

外面的爆竹，還是密一陣疎一陣地響着，只有這一對守歲燭是默默無語，它的火焰在不定的搖曳，淚是不止的垂滴，自始至終，自己燃燒着自己。

明年，母親便去世了，過了一個陰森森的除

夕。

第二年，第三年，我都不在家裏……是去年的除夕罷，在父親的房裏，又燃起了「一對」明晃晃的守歲燭了。

——母骨寒了沒有呢？我只有自己問着自己。

又屆除夕了，環顧這陋小，低晦，沒有一點生氣與溫情的四圍——比去年更破落了的家庭，唉，我除了憑弔那些黃金的過往以外，那裏還有一點希望與期待呢？

歲雖暮，陽春不久就會到來……

心暮了，生命的火焰，將在長夜裏永久逝去了！

一九三〇，六月改作。

舊 夢

有人說，人生似夢，有的却肯定地說，夢便是人生。像這樣半神半宗教似的定義，我實在沒有能力或需要地去解釋它。依我自己的意思，人生如夢也罷，夢便是人生也罷，橫豎證明了人生與夢似乎是有些關連似的。每逢想到我那過往的生涯，曖曖的如同朝霧與夕靄，如同夢與事實參半。

一個人站在明處，他可以說那暗處的一切是夢，那在暗處的，同時也許把那在明處人們的一舉一動當作如夢一般的了。譬如我此刻在記錄着我

的舊夢，恐怕他日想起來，也就如同是夢中說夢了。其實，夢中說夢的事故，我曾經驗過許多次了；並且我還在夢中肯定過——如果在一個好夢裏的時候。

——這一定是事實，不是夢！

我也曾否定過——倘使在一個惡夢的裏面。

“這一定不是真事，不過‘是一個夢罷了’！”

每逢從夢裏醒覺過來，不是感到美中不足，便是感到餘驚未已。最奇怪的，莫過於白晝夢了：在疲倦的時候，睜縫着兩個眼睛，靈魂便好像出了軀殼，飄飄然地隨風而去，雖然明明知道是夢，卻因為要過夢癡一般地任它飄渺了……

在我過去的生涯中，我不曉得是人生還是夢。有許多是實際再也不能經驗過的；但又有許多委實比夢還美滿，或更離奇的……

下面是我的幾段夢景——

是夜半的時刻，清涼皎潔的月亮，孤高地懸在頭頂，我靜靜的在郊外的廣路上走着，不知道從那裏來的陣陣草木之香，習習地撲着人的鼻孔。我緩緩地，舒逸地向前走……恐怕用盡了所有的副詞，也不能夠表達出我那時候的愉快。我如同到了一座仙島了，只有美麗的清鮮的攝引我，而沒有一點驚異神秘可以壓迫我的心情，或使我感到不安……

我走了一程，我又漫步到一片滿種植物的田裏了。我的影子，頓時便不印在地上，而在我的身上，却印了婆婆的月影了。我仰頭望月，月亮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掛在稍遠處的槎枒之間。同時，我發覺了這一片一片的田地，種的不是稻與麥，也不是高粱與黍子，那原都是向日葵，到處都是向日葵。向日葵的果實，如盤一般地並舉着，看不出他們的顏色，只是錯綜地遮着銀白的月光罷了。

——這是多麼美麗啊，如果在日間。我心裏禁不住這樣地想；就是在夜間，已經帶着一種說不出來的神祕美了！

不知誰告訴我，這一帶便是南歐的境地。我真欣喜；我能到這滿種向日葵的南歐，我還能看這向日葵田裏映照着的明月！

不知走了多久，我的身子彷彿一隻蜻蜓，我經過的地方，沒有一點聲音；就是這無量數的向日葵的葉海裏，也沒有一點沙沙或瑟瑟的聲音。

啊！這詩谷一般的南歐，我真狂喜！

走了一程，看見小道了，而小道的那邊，仍舊是一片茫茫無際的向日葵的田！

天色漸漸顯着鉛灰的顏色了，我不時就看見婦人們推着乳孩坐的蓬車，蓬是用藍色白條布縫成的。她們並不用奇異的眼光看我，我也是同樣。我心裏充滿了喜悅，這甯靜和平的南歐，實在是可以用讚美的！

我由這邊的向日葵田，走到那邊的向日葵田去，那邊也是同樣有推着蓬車的婦人，車裏也是睡着可愛的小孩。不久，我又看見搭着棚子的露店了，那些都似乎是賣飲物的……

晨曦彷彿漸漸的露出來了，我想看一塊較大

的天空，可是密密地都被那些黃金色的向日葵的果實遮蓋了。蔥綠的莖和葉，好像是天然的圍屏

……

這是怎樣一個奇異的國度啊！

直到我臨醒前的一刻，我還是這樣的驚訝着；並且，我更驚訝：我沒有跋涉一步，我怎麼逍遙地便登上了南歐的境地呢？……

在郊外電車的一個小小驛站裏面，不斷地有些旅客們在站台上躡來躡去。距發車的時刻愈近，人們也愈聚愈多。他們各自穿着和我相異的衣服，我知道我是混在他們裏面的一個異域之客了。

沒有驛站的牌子，也沒有一個人告訴我，但我知道這是巴黎的郊外。當那乘車口的查票員問我的時候，我也居然能夠回答出一句法文，雖然我以前並沒有學過，而且所答的話也並不合理，

“我是東京去的。”我把車票給他看了一下，很

流暢地說。

列車不知什麼時候來了，人很擁擠的，但一霎時便開行了。

站台剩得空空洞洞的，連一個在車站服務的人員也沒有，只剩下我自己，僅僅剩下我自己。

剛纔的騷擾，沒有了，剛才那長長的黑色列車也去遠了，一切都是沉靜的；我的心，也並不感覺一點失車的惆悵。

油綠的郊野，展在我的眼前雨是靜靜地輕落着，郊野彷彿被仙女們用的裙紗，輕輕的飄散在各處。

我的心，一刻比一刻地寧靜，幾乎要睜縫着眼睛睡着了，但是我一點也不疲倦，與其說我欲睡，還不如說我是享受着酒後陶然的滋味呢。

站台裏面是涼氣習習地，郊野是一刻比一刻地迷朦了。那清勻的沙沙的雨聲，自己恍如在‘夢’境——‘夢’才能這樣美麼？

沿鐵路的電桿，斑斑塊塊地潮濕了；電線上一個一個晶玉般的雨珠互相追逐着，彷彿成了一條

珠鏈，但不時地又一個一個滴落了下來，稀稀零零地彷彿又變成一條可憐的斷線的珠鏈了。

啊，那最富於詩意，而不能使我言傳的，莫過於那遺在郊野當中的一尊古炮了！他好像是世紀前遺留下來的，顏色晦黯，彷彿是青銅作的。因為年代久遠的原故，上面已經敷了一層蔥綠的銅銹了。

再也沒有比此刻更甯靜，再也沒有比此刻更清美的了！

雖然聽不見沙沙的雨聲究竟來自那裏，也看不見雨絲到底落到什麼地方去；可是，遠遠望見從那尊青銅的古礮上面，一點，一點，一點地滴落着彷彿已經負載不住的水珠……

一切都是寧靜而幽美的，那礮上滴下來的水珠，好像是甯靜幽美的一種節奏。

三

在一個破廟的門首，立着許多形色憔悴的人

們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個。緊靠着門檻，放着一張陳舊的木桌，幾個面孔猙獰的人圍着桌前，他們的打扮好像衙役似的。

形色憔悴的人們佇立在那裏，彷彿，經過領籤或簽名才准進去一般。

經過的手續我已經忘記了，現在我還能意識着的是我離開那木桌之後，便也隨着他們陸續地向前走；下了一重一重的石階，不久又上一重一重的石階。進門，出門，幾次穿過深邃的甬道，又幾次摸着黑色的柱子在長廊上走着……

終於，我走到了一個大廳，它的門是向西的，而且門的大小與高度也極不能和那偌大的廳間相稱。廳裏放着許多污穢的案子，圍着牆壁，釘滿了一排一排的鉤子，並不高，似乎是木製的。

每一個條案前面，都有三五個人一簇一簇地聚着，他們陰自拭着自己的眼淚，低着自己的頸子在檢揀什麼，就彷彿在百貨公司裏廉價部的那種光景。

可是，那條案上並不是什麼絲襪錢袋，也不是

五折六折的綢緞和布匹，啊！那真是驚人的一瞥呢！

在條案上，原來是橫七豎八地放着許多血肉模糊的死屍，是人的！

“這是他麼？”有的輕輕納悶着

“啊，我怎麼竟尋不出他來呢！”有的帶着哭聲抱怨着。

他們由這個案子走到那個案子，每個案子上都是相同地陳列着人們的屍首，都是血模糊肉糊，再也看不清原來的面目了！

“可以用口嘗一嘗，因為自己的親人，一嘗便可以嘗出來的。”有人這樣地指示着大家，他們是這裏的多年的司事了。

大家都暫時地呆住了，眼光互相地交射着。

“不要儘在案上尋，壁間還掛着許多呢。

又有人指告着。

我這時正是靠着牆壁立着，我最初認識了這可怕的牆壁了！在壁上每一個鉤上，幾乎都掛了一個人屍；滿牆滿壁都是人屍！他們絕不像肉坊裏

那些半個半個的肥肉，他們只如同標本室裏的人體骨骼標本罷了——有的只剩了一根如意兒似的彎彎的脊椎骨，有的只剩了半面肋骨，長長短短的，上面還連着一些乾肉，似乎已經變成火腿一樣的顏色了。

這時，我忽然也發覺了自己來的使命了，可是我是極端地猶豫着，這種尋找認識親友的方法，不是過於殘酷了麼？我想到我要尋找的屍骨，又是刻不容緩的，於是我望一望那邊的幾條條案，我又看一看周圍掛着的屍骨。我知道我可要尋找的決不會在案上的，因為她已經死去多年了，她的血肉怕早已枯乾了，那麼我非在這些壁上掛的屍骨中‘嘗’他一下不可！決心了，我是非嘗不可的，因為遺棄了親故的屍骨，實在是一件沈痛悲哀的事情！但是，我又想，用了自己的口齒，去嘗親故的屍骨，這又是怎樣沉痛而殘酷的事呢！爲了尋找出我所要的親故的屍骨，一定要去嘗他，同時，爲了避免這種反乎倫情的忍心，我又重復躊躇起來了……

終於，我把我的兩頰緊緊的貼到壁上的屍骨

上去，我戰戰兢兢地伸出了舌尖，迅速地在某一個屍骨上面舐了一下——這似乎是我的一種變通辦法罷，雖然僅僅舐了一下，可是那種鹹澀的味道，永遠留在口裏了！

經過了心靈的痛苦與厭惡的嘗試，而結果仍然沒有尋着我所要的親故的屍骨。

懶洋洋地，我又隨着人家走向另一個小門了，還沒有出去之先，在大廳的盡頭，我們看見一個深大的石穴，石穴旁邊有兩座高的石墓。

——這是作什麼用的呢？

有許多人都想這樣問了，我也懷疑着。

一個穿破架裊的和尚，這時立在旁邊解說了，

“近年或遠年屍骨，儘都留在這裡讓他們後人去親自尋認，我們時時刻刻都希望着他們有人領了去，可是一年一年地過去了，這些屍首的血肉成了骷髏，骷髏生了蛀虫……但依然留了下來這麼許多……我們不得已，祇好將他們的白骨，一同埋在一個坑穴裏面了……”

說着，他指着旁邊的那兩座石墓，

“那也許是成千成萬的合墓呢！”

我悵然地走出了大廳，走進了一個小小的跨院，在這裡，我看見了許多土墓和石碑，他們都是安安靜靜地睡着。

——這才是永遠的安眠呢，我想。我嫉妬，並且我又怨恨起來了。

當我醒覺過來的時候，一種鹹澀的味道，似乎還很濃地留在口裏。

——我是嘗過人的屍骨了！我就如同迴想着事實一般地迴想着它。

過去的生命如同晡了的露水，一切都沒有痕迹；留在我腦中的是一些幻景與夢影罷了；但這些也都漸漸的消逝隱隱。這三段舊夢，或者因為印象較深一點的原故，直到現在還能把他們捉繫在這裏，並且，我還可以隱約地尋出他們的線索來；第一篇，大約因我曾受了一幅圖畫的感印，心中時時憧憬着南歐之月；第二篇，是我有一晚讀罷了柴霍甫內一篇蚱猛（Grasshopper）後所夢見的；至於第三篇，我實在找不出牠的原因了。那或者因為我時憂慮着一件心事，那是亡母的靈柩，直到現在還浮厝在一個廟宇裏；那裏是非常荒涼而陰

慘的……

古人不是已經說過，入夢的東西，是‘明我長相思’麼？我不再去想其他荒謬的解說了。）

一九三〇，九月中旬作

星雲堂最近出版新書目錄

晞 露 集

繆崇羣著 實價三角

凡是讀過作者作品的人，對於作者文筆的清秀細膩取材巧妙，一定都能領悟的。這一本集子的量雖不多，但在質方面却是極有價值。

解 放 者

許地山著

十餘年前，在文壇上有一位十分受人崇拜的作家，那是用「落花生」筆名發表過許多極有價值的作品，那位作家便是本書的作者。讀者諸君有好久沒讀到許先生的新作了罷，尤其是在目前許多老作家都在沈默的時候，然則對於本書，誰不願意先靚為快呢？印刷中。

實地社會調查方法

李景漢著 實價二元二角

關於社會調查的書籍，目下中國還沒有完善的專書，有之則大都簡略異常。現在李景漢先生以拾餘年實地經驗，費數年心血，編著此書。用最新的，最科學的方法，解明怎樣去實地調查社會，全書四分之三係表格，令人一目了然，堪稱最詳盡，最明析的，最合用的社會調查的書籍。

初期白話詩手稿 劉半農編

李大釗，陳獨秀，胡適等手稿

實價 連史紙一元六角毛邊紙一元

此書係李大釗，陳獨秀，胡適，等著名作家的親筆手稿，同時是最先提倡白話文的幾個作家的詩稿，其於中國文化上的價值，可想而知，本店影印製版，裝幀美麗，與原稿無異，誠為出版物之毛角。

日本新興文學選譯

前田河岸，片岡，葉山，

橫光等著張一岩譯

這是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前田河岸，片岡，葉山，橫光諸氏的創作小說，讀過他們的作品的人，都知道那內容豐富，意識正確，並且技巧老練，不愧為日本左翼作家代表。本書已由張先生譯出，文筆忠實而流利，印刷中。

抹 布

巴 金 著

這是巴金先生的中篇小說集，他用他不常用的體裁去寫成這本書。他在序裏說：『這裡所敘述的是兩篇被踏踐，被侮辱的人的故事。這種人是不齒於「高等人」的』又說『我把這兩篇故事當作一塊抹布擲在角落裏，希望牠在黑暗裏會放射出光芒來』好了，也勿庸在這裏多所介紹，巴金先生的作品，不是早已與讀者見面了麼？致於牠的價值，只可待讀者自己去批判！印刷中。

沈 浮

王 余 杞 著

社會好似一片大海，人們便在這無涯的大海裏浮沈着。現在這海已是波濤洶湧危險萬狀的時候，浮沈在那裏的人們常常有滅頂之虞。要怎麼樣才能使風平浪靜轉危為安呢？王先生在這一部長篇小說裏就已經暗示出來了。此外，本書結構的謹嚴，佈局的神妙，也是應該特別稱許的。印刷中。

獻 身 者

黎 錦 明 著

這本小說集是作者最得意的作品。滿紙熱情流露，感人之力量至大。處在現代這樣冷酷的社會裏，熱情是至高無上而不易得的寶物；青年們終日皇皇，都不過是在那裏向熱情追求着。黎先生把他的一片熱情分給我們大家，我們大家都該用心一讀。印刷中。